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年6月11日

上午 9:02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安娜·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马修·巴肯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E·斯科特·舒里克

出席人员：

伊莎贝尔·洛夫特斯，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迈克尔·加特兰，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杰弗里·米尔恩斯，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罗伯特·斯托特，联邦调查局特工

鲁本·蒙蒂利亚，辩方律师助理

黄拓，普通话翻译

石峰，普通话翻译

唐玉马克，普通话翻译

(审判继续；陪审团未到场)

法官说：早上好。请各位律师介绍一下自己。

莫里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朱莉安娜·莫里，瑞安·芬克和贾斯汀·霍顿。我们还将由代表政府的米卡·费根森加入。在律师席上有我们的法律助理杰夫·米恩斯。

卡马拉珠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西德哈达·卡马拉珠，斯科特·舒里克和克莱尔·蒂尔登代表郭先生，郭先生也在我们的律师席上。

法官说：请坐。你们解决了关于转录的问题吗？

莫里律师说：还没有，法官大人。我们昨天审判结束后试图与辩护律师讨论。我们还没有解决，但我们会在陪审团今天 9:30 进来之前再与他们谈一次。

法官说：我想澄清一些事情。我可能让你们误以为转录作为辅助工具不能带进陪审团房间。事实并非如此。它可以作为辅助工具带进陪审团房间。只是通常我会裁定他们依靠实际录音。不过，双方可以同意他们彼此都能依赖转录。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我们将继续与辩护律师讨论。这种情况下，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我们理解双方同意将包括英文在内的转录完全作为证据提交。我们感谢法官的澄清。我们当然希望转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回到陪审团房间，无论是作为证据还是辅助工具，因为否则作为证据的中文翻译无法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被理解。但我们会继续与辩护律师讨论，然后再向法庭汇报这个问题。

法官说：好的。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吗？

莫里律师说：关于日程安排，法官大人。我们已经与辩护律师讨论过了。如果法庭和陪审团都同意，我们建议本周三到周五每天多坐 15 分钟，直到下午 3 点。我们还在讨论下周的日程变更，并希望明天早上向法庭提交一个联合提案。

法官说：好的。还有别的事情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谢谢。

(休庭)

(陪审团未到场)

法官说：请将陪审员带进来。

书记员说：陪审团进场。

(陪审团到场)

法官说：早上好，陪审员们。请坐。律师们，请上前。

(边栏会议讨论)

法官说：我只是想问问你们哪一个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要多 15 分钟？

莫里律师说：就是这周。

法官说：我现在就问他们。

(回到公开法庭上)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们，我们有点落后了。我想问一下，明天、星期四和星期五你们能否待到下午 3 点。这可以吗？有人不能待到下午 3 点吗？————— 好的，那我们就这么做。现在我们将继续对哈立德先生的直接询问。记住，先生，你还在宣誓中。

海塔姆·哈立德，继续出庭。

直接询问继续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提醒一下，请你把麦克风放在嘴前，这样陪审员们能听到你说话。

答：好的。

问：昨天我们谈到你录制的一些录音。你还记得吗？

答：记得。

问：你昨天作证时说大约一亿美元在 2021 年三月和四月进入了 Crane 的账户。当时你对这种大量的电汇活动有什么反应吗？

答：我很紧张，因为这么大的一笔钱进入我的账户，却没有明确的指示该怎么处理。

问：为什么你会对这笔钱感到紧张？

答：这是一种很大的责任。超过一亿美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尤其是当时没有为 G-Clubs 或其他实体开设账户。

问：是否有过要求你将这笔钱从 Crane 的账户转到另一个公司账户的情况？

答：有。

问：是什么公司？

答：喜马拉雅交易所。

问：据你所知，谁控制了喜马拉雅交易所？

答：余建明。

问：你被要求转账的账户是以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名义开设的吗？

答：有讨论为 Crane 在喜马拉雅交易所开设一个账户，这是一个投资加密货币的基金。

问：你说的加密货币，指的是什么？

法官说：等一下。你说有讨论为 Crane 在喜马拉雅交易所开设一个账户，这是一个基金，请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证人说：我被要求为 Crane 在喜马拉雅交易所开设一个账户，当作一个投资基金。

法官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也许你可以通过提问来澄清一下。

莫里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

问：哈立德先生，我们谈的是大约一亿美元，这些钱在 2020 年三月和四月进入了 Crane 的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你对这些资金的来源有什么了解吗？

答：这是 G-Clubs 会员和投资者的混合资金。

问：哪些投资者？

答：有两个实体要进行投资。一个是科技公司的私募，另一个是喜美元。

问：我们先关注第一个，你提到的科技公司私募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将在开曼群岛成立的科技公司，进行私募以建立一个科技平台。

问：你知道那家科技公司的名字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谁控制了那家科技公司？

答：这不是控制，而是那家科技公司的创建是由王雁平和开曼的一位律师进行的。

问：你和谁讨论过这家科技公司？

答：只是王雁平和律师。

问：所以那是你提到的第一类投资的钱。第二类是什么？

答：是喜美元。

问：什么是喜美元？

答：这是一种正在建立的加密货币。

问：谁告诉你的？

答：王雁平。

问：所以你提到的将资金从 Crane 账户转移的请求，你和谁讨论过这个请求？

答：余建明。

问：讨论的什么？

答：为 Crane 开设一个账户投资喜美元。

问：明确一点，余建明要求 Crane 用什么资金投资喜美元？

答：Crane 的资金。

问：你对将 Crane 持有的资金转移到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请求有什么反应？

答：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这样做，因为 Crane 不能在没有指示的情况下成为投资者。

问：你说的没有指示是什么意思？

答：如果不是那些将资金汇入 Crane 的人给出的指示的话。

问：是否有过 Crane 与 G-Clubs 达成法律协议的情况？

答：有。

问：是什么类型的协议？

答：支付服务协议或托管协议。

问：你能描述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这意味着 Crane 将代表 G-Clubs 的会员接收资金，并进行合规检查、KYC 检查，然后将资金转移给 G-Clubs。

问：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请展示作为政府证据 BR-1515 的内容。

哈立德先生，你记得与 G-Clubs 签订的支付服务协议的生效日期吗？

答：生效日期是 2020 年 11 月。

问：你什么时候与 G-Clubs 签订了支付服务协议？

答：我想是 2021 年 5 月。

施洛夫律师说：你说 2021 年 5 月吗？

证人说：是的。

问：为什么支付服务协议的生效日期要从签署日期回溯？

答：为了涵盖进入 Crane 的全部金额。直到那时，大家才同意如何正确地转移这些资金。

问：你说的大家同意是谁？你指的是谁？

答：我指的是与郭文贵、郭强、公司内部律师 Ana、我的律师们进行了讨论。还与余建明讨论过，以及一个叫长岛伟哥先生。

问：看这个，这是否是你提到的 Crane 与 G-Clubs 之间的支付服务协议？

答：是的。

问：洛夫特斯女士，可以请您放大顶部部分吗？看第一行，哈立德先生，你能读一下这个协议的生效日期吗？

答：2020 年 11 月 23 日。

问：然后洛夫特斯女士，可以请您看一下这个签署日期吗？哈立德先生，你代表 Crane 在什么日期签署了本协议？

答：2021 年 5 月 12 日。

问：Crane 根据支付服务协议有权收取什么费用吗？

答：两个百分点的费用。

问：两个百分点的什么？

答：清算金额的百分之二——当时是一亿三千七百万。

问：你说的清算金额是什么意思？请为我们解释一下。

答：任何通过流程的付款，以及从发送方收到的 KYC 或赔偿包，并附有资金去向的指示，这些金额，这些转账被视为清算金额。每天根据我们收到的包裹数量，有一个总金额会转给 G-Clubs。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把这个放下来了。所以，哈立德先生，一旦 Crane 清算了资金，这些钱在 Crane 的银行账户中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答：它们会转到 G-Clubs 的摩根士丹利账户。

问：你怎么知道要将清算资金转到哪个账户？

答：我被告知这是 G-Clubs 唯一的摩根士丹利账户。G-Clubs 没有其他账户。这个账户是通过我开的，所以这是我们拥有的账户，也在协议中，这也是 Ana 给出的指示。

问：双方如何决定 Crane 为任何清算资金收取两个百分点的费用？

答：与郭强讨论过，Crane 需要在金融交易中获得报酬，并设置一个独立结构，确保 Crane 为 G-Clubs 所做的工作获得金钱补偿。对平均托管费用进行了研究，最终确定并同意了两个百分点的费用。

问：你说的独立结构是什么意思？

答：拥有一个独立的公司，而不是一个整体的公司，有独立的管理，确保合规工作得到正确执行。

问：Crane 与 G-Clubs 签订支付服务协议时，你在哪个办公室工作？

答：我还在 162, 64 街的联排别墅。

问：Crane 与 G-Clubs 签订支付服务协议时，哪个实体支付你的工资？

答：Lexington。

问：哪个实体正式雇用了你？

答：Saraca。

问：2021 年 5 月至 6 月期间，Crane 从其账户中清算了大约多少 G-Clubs 会员资金？

答：大约 9700 万左右。

问：Crane 有权获得的清算资金的两个百分点费用大约是多少？

答：大约两百万。

问：G-Clubs 是否有终止支付服务协议的时候？

答：是的。

问：大约是什么时候？

答：我想是 2021 年 6 月或 7 月。

问：G-Clubs 提供了什么理由终止该协议吗？

答：他们说我违反了合同，清算资金时间太长。

问：是谁说的？

答：有几次电话会议上，有人抱怨资金需要立即转移，是郭文贵说的，还有长岛伟哥，一些与我们在联排别墅工作的员工如 Ming。王雁平也参加了一些电话会议。

问：G-Clubs 终止支付服务协议后，Crane 发生了什么？

答：终止后，G-Clubs 通过仲裁程序起诉了 Crane。

问：我们稍后会谈到仲裁。支付服务协议终止后，Crane 持有的两个百分点服务费发生了什么？

答：我把它转到了我的个人账户。

问：为什么？

答：我有权获得这笔钱。

问：大约是 270 万美元吗？

答：是的。

问：你将这笔钱转入个人账户后，做了什么？

答：我购买了房产，投资房产。

问：你以谁的名义购买了这些房产？

答：我妻子和我妻子拥有的实体名义。

问：你为什么以你妻子的名义或她拥有的实体名义购买这些房产？

答：我想确保如果我遇到任何诉讼或其他问题，这些房产在我信任的其他人名下。

问：为什么？

答：我担心自己可能会遇到问题。我有家庭，想保护他们，至少给他们提供经济保障。

问：根据你与政府的不起诉协议，你同意对这 270 万美元做什么？

答：我必须全部被没收。

问：这包括没收用这些资金购买的房产吗？

答：是的，女士。

问：目前这些没收的状态如何？

答：一处房产已经出售。一处在待售，其余的在出售中。

问：根据你的不起诉协议，你是否理解这是一个持续的义务，直到达到你被没收的 270 万美元？

答：是的，女士。

问：洛夫特斯女士，请我们调出政府证据 417。这是我们昨天听的录音，哈立德先生。我想从 15 分钟开始——抱歉，洛夫特斯女士。实际上从 7 分 20 秒的时间点开始。这是转录的第八页。洛夫特斯女士，我想我们停在了稍后的部分。我们从 9 分 30 秒开始播放，谢谢。

(播放媒体)

问：哈立德先生，你能提醒我们这段对话中发生了什么吗？

答：郭先生在试图找出被告知已转账但丢失的钱；这些丢失的钱在传输过程中卡在了 Medici 的对应银行。

问：这段对话是你远程参与的几个人的会议，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些我们昨天都讨论过了。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只是想提醒陪审团我们昨天讨论到了哪里。

法官说：你提到一个电话，对吗？

证人说：是的。

法官说：电话中都有谁？

证人说：郭文贵，王雁平，Alex Hadjicharalambous，他是与我们一起在联排别墅的员工，还有我。

法官说：这是电话会议还是视频会议？

证人说：Alex 和王雁平在联排别墅。我在家通过视频参与，郭先生也在电话中。我不知道是不是视频会议，我看不到他。

法官说：18.2 这个数字是你提到的丢失的钱吗？

证人说：是的，他想对总额 3200 万进行对账，1820 万是丢失的部分。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了。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那 1820 万美元的来源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昨天已经问过并回答了。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这些钱是个人转给 G-Clubs 的，但没有注明受益人，所以没有标明 G-Clubs，也没有任何参考，只是钱转给了 Medici。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继续播放。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你与郭文贵讨论了他认为丢失的 1800 万美元之外的金额吗？

答：我给他做了一个对账，说明 G-Clubs 在 Medici 的资金总额是多少。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调到 15 分 50 秒，这在转录的第 13 页。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请暂停，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你提到的 Limarie 是谁？

答：她被雇为 G-Clubs 在波多黎各业务的 CEO。

问：你提到的未解决的问题指的是什么？

答：这些是类似客户服务案例的投诉。

问：谁的投诉？

答：汇款的人。

问：汇了多少钱的人？

答：1820 万美元的，我们假设是根据 Medici 转给 G-Clubs 的 1820 万美元。

问：你提到的 Orbit——

施洛夫律师说：实际上，法官大人。我要求删除所有带有假设的内容。如果他知道就说知道，如果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法官说：是的。他不应该被要求做出假设。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请重读一下哈立德先生最后的回答吗？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我反对的那个。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重读直到被删除的部分。我理解你是在假设之后反对的。

(记录被重读)

问：哈立德先生，你说那与人们的投诉有关，那些人是谁？

答：汇款的人。

问：汇款是为了什么目的？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他刚才说他不知道。

法官说：如果你知道他们汇款的目的，你可以说明。

答：汇给 G-Clubs。

问：那些人为什么要汇款给 G-Clubs？

施洛夫律师说：同样的反对。

法官说：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

问：你提到与投诉相关的 Orbit，Orbit 是什么？

答：Orbit 是为 G-Clubs 提供客户服务的公司。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请暂停，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刚才王雁平提到的 CCP 是指什么？

答：中国共产党。

问：在 2021 年 4 月 28 日的这次会议或电话时，你的理解是银行问题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有关？

答：在很多情况下，王雁平、公司内部律师和郭先生告诉我，CCP 在试图干扰任何 G 系列公司的业务流。

问：王雁平、郭文贵和律师大约在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答：自从我开始与王雁平和郭先生合作。

问：那是在 2020 年 8 月？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引导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了。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当你开始在 Saraca 工作时，你相信关于共产党的解释吗？

答：我相信。

问：为什么？

答：这是一个合理的理论，一个好故事。有很多关于中国与美国的新闻，所以当时看起来很合理。

问：是否突然有天你不再相信共产党对 G 系列造成了银行业务方面的问题？

问：是的。

问：大约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四月、五月。

问：你的看法为什么发生变化？

答：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来帮助和支持 G-Clubs 和其他实体之间正在进行的任务。

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答：最初，G-Clubs 会员是为了帮助个人获取美国的服务和资源。到了四月、五月，G-Clubs 的账户和 Crane 的账户之间有很多钱，但没有任何承诺提供的服务到位。G-Clubs 仍然员工很少，几乎没有服务，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不再真实了。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继续播放。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请暂停。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抱歉。录音中的英语部分需要为郭先生翻译。我很抱歉。

法官说：当然。口译员需要翻译任何英语内容，包括录音中的内容。

口译员：当然。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问：哈立德先生，在我们刚听到的录音部分，谁在给出关于 G-Clubs 应该做什么的指示？

答：郭文贵。

问：还有谁？

答：还有王雁平。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调到 19 分 45 秒开始播放。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你知道在这段录音中提到的合同是什么吗？

答：那是一份贷款协议，以便进行 2000 万或 5000 万美元的电汇。

问：你知道这份贷款协议的双方是谁吗？

答：我想是 Fiesta。

问：那个实体的全名是什么？

答：我不记得全名了。Fiesta Properties，类似的名字。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继续。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在这些翻译成字幕的讨论中，有没有提到共产党的潜在关闭账户的问题？

答：没有。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继续播放。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你理解这些对话中提到的基金是什么？

答：那是喜马拉雅基金。

问：如果有人的话，那是谁的基金？

答：喜马拉雅基金是由余建明控制的。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暂停，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你认得出在这次通话中被称为余的人的声音吗？

答：那是余建明。

莫里律师说：谢谢你，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继续。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暂停，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请调到 26 分 17 秒。这是在转录的第 21 页。

(播放媒体)

莫里律师说：请暂停。如果可以我们回到提到 Alex 的部分。

(播放媒体) 你可以暂停。

问：哈立德先生，你理解 Alex 是指谁吗？

答：Alex Hadjicharalambous。

问：你是否了解 Alex 是否是 G-Clubs 的正式员工？

答：他是 G Fashion 的员工，但在 G-Clubs 工作。

问：Alex 在 G-Clubs 的职责和责任是什么？

答：他的职称是财务主管，他负责会计工作，特别是会员 ID 与进款的对账。

问：早些时候提到的何先生，你听到或看到了吗？

答：是的。

问：你理解那是谁？

答：G-Clubs 及其母公司 Jovial 的最终受益人。

问：他的全名是什么？

答：何浩然。

问：我们可以继续一会儿，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媒体)

问：请暂停。

问：哈立德先生，在我们刚听到的那部分中，王雁平提到的与转账调查有关的可能是谁？

答：对不起，你能再放一遍吗。

问：我们可以回放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媒体)

问：在这暂停。

答：监管机构在调查。

问：在对话的这一部分中，有提到中国共产党吗？

答：没有，女士。

问：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媒体)

问：请稍等，洛夫图斯女士。请回到前面一点。哈立德先生，你能读一下刚才王雁平说的部分中的第二句话吗？

答：你觉得正常公司会这样做吗。

问：好的，我们可以继续。

(播放媒体)

问：可以暂停一下吗，洛夫特斯女士。哈立德先生，在这段关于 Crane 账户中一亿美元的讨论中，有没有提到 G-Clubs 为其会员提供的服务？

答：没有。

法官说：哈立德先生，你能提醒我一下余先生是谁吗？

证人说：余建明。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继续。

(播放媒体)

问：哈立德先生，你是通过视频参加这次会议的，对吗？

答：是的。

问：在我们刚刚听到的会议部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的话？

答：王雁平把遥控器扔向了播放郭视频的电视。

问：你怎么知道的？

答：我看到了也听到了破裂的声音。然后第二天我来到办公室时，看到电视屏幕裂了。

问：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请转到政府证据 404 和 404-T。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拿一本带有转录本的物理文件夹给哈立德先生吗？

法官说：可以。

问：哈立德先生，404-T 已经在屏幕上了。你也可以在文件夹中跟着看。

这段对话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年5月4日。

问：时间呢？

答：6:13，抱歉，是5:13。

问：下午5:13？

答：是的。

问：我们可以翻到下一页。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开始播放——抱歉。请回到上一页。
这通电话的参与者是谁？

答：我和余建明。

问：我们可以翻到下一页并开始播放录音。

(播放媒体)

问：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哈立德先生，这个电话大约是在我们刚刚听到的电话
后一周，对吗？

答：是的。

问：在这通电话中你和余建明讨论的资金，是否与之前通话中讨论的资金相同？

答：不是。

问：有什么区别？

答：其他讨论的资金是指存放在 G-Clubs 摩根士丹利账户中的资金，这些资金是通过 G-Clubs 直接收集并停放在摩根士丹利账户中的。而这些资金是从 11 月到 4 月、5 月期间转入 Crane 账户的资金。

问：在你与余先生的这些讨论中，为什么采购订单号或会员编号与 Crane 的工作相关，如果相关的话？

答：因为为了确认这笔钱实际上是给 G-Clubs 的，需要有会员号和会员签署的协议。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继续播放。

(播放媒体)

问：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哈立德先生，你对提到未来 GTV 的股份有什么理解吗，如果有的话？

答：他们会在 GTV 中获得股份，比如私募的股票。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媒体)

问：可以暂停，洛夫特斯女士。哈立德先生，在你刚才的对话中提到上周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电话之前，你与谁讨论过这些资金吗，如果有的话？

答：与王雁平、郭文贵和郭强。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在 2021 年 5 月 4 日这通电话时，你对这些资金的理解是什么？

答：我仍然很困惑。我当时不知道。

施洛夫律师说：对不起，我没听清。

证人说：我仍然很困惑。我当时不知道。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证据 405 和 405-T 吗？

问：哈立德先生，这也在你的文件夹中，如果你想找的话。这里是。这通电话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 5 月 4 日。

问：与我们刚听的电话日期相同？

答：是的。

问：时间呢？

答：5:42。

问：这通电话的参与者是谁？

答：余建明，我自己，以及长岛伟哥。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调到 6 分 53 秒，这是转录的第 10 页。我们可以开始播放音频，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对不起，洛夫特斯女士，是第 5 页。

(重播音频)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暂停一下吗，洛夫特斯女士。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长岛伟哥在 G-Clubs 中有担任什么角色吗，如果有的话？

答：没有角色。

问：那他为什么参与这些讨论？

问：他为什么会参与关于 G Club 资金流动的这些讨论呢？如果有原因的话。

答：他是为了协助 Crane 从农场请求的支付服务包。

问：具体是哪个农场？

答：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个。

问：是谁介绍长岛伟哥参与关于 Crane 账户中资金的讨论的，如果有的话？

答：王雁平。

莫里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现在可以转到政府证据 406 和 406-T。

问：哈立德先生，这通录音电话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 5 月 6 日。

问：时间呢？

答：上午 9:43。

问：这是我们刚听到的电话两天后，对吗？

答：是的，女士。

问：参与者是谁？

答：郭文贵和我。

莫里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请从 8:35 开始。这是记录的第 8 页，接近该页底部的位置。

(音频播放)

问：提到的 Ana 是谁？

答：Ana 是 G-Club 在波多黎各运营的内部律师。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当你说“它不断变化”时，你是什么意思？

答：资金的用途不断变化。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提到你收到 1300，是什么意思？

答：1300 笔电汇。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继续。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提到汉密尔顿核对其选项，这是什么意思？

答：所以汉密尔顿要从 Crane 接收资金，他们需要对 Crane 进行客户身份验证（KYC），这就是核对选项的意思吗？

问：关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基金的各种声明目的，汉密尔顿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有的话？

答：汉密尔顿是接收喜美元资金的实体。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在郭强刚刚提到的那部分中，他是如何提到那些向 Crane 汇款的人的，如果有的话？

答：他说他们根本不在乎程序。

问：他是如何描述这些人的？

答：投资者。

问：哈立德先生，谁管理汉密尔顿？

答：余建明。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继续。

问：谁管理汉密尔顿？

答：余建明。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跳到 12 分 06 秒。在下一页的中间。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你提到“坐牢”是什么意思？

答：我可能会坐牢。

问：你为什么担心因为这些资金转移而入狱呢？如果有原因的话。

答：因为有洗钱、欺诈等风险，而我的名字——我是 Crane 唯一的名字，所有的转账请求、电汇都是通过我进行的。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证据 408 和 408-T 吗？我们将播放整个片段。从第 2 页开始。

问：哈立德先生，看一下你面前的记录文件夹，这个 408 号电话的参与者是谁？

答：给我一秒钟。是郭强和我。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播放这个片段，洛夫特斯女士。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可以暂停一下。

问：哈立德先生，为了清楚起见，当你提到 50 时，这个数额是多少？

答：5000 万美元。

莫里律师说：好的。让我们继续。

(继续播放音频)

问：哈立德先生，在我们迄今为止听到和看到的对话中，G-Club 打算如何使用这笔资金，如果有的话？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投资。

问：在我们听到的电话中，有没有讨论到将 G Club 的资金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如果有的话，具体是什么讨论？

答：没有。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证据 409 和 409-T 吗？

问：哈立德先生，这通电话的日期仍然是 2021 年 5 月 6 日。时间是几点？

答：下午 1:14。

问：参与者是谁？

答：郭文贵、我和余建明。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从头开始播放吗？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跳到 4 分 36 秒，就在记录页面的稍微靠下
一点。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你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提到了 Gladis。你知道 Gladis 是谁吗？

答：Gladis 是郭文贵的助理。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调到 6 分 24 秒吗？

法官说：那是第几页？

莫里律师说：在同一页，法官大人。只是跳过了一段关于哈立德先生狗的无关对
话。

(播放音频)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你看到提到联盟委员会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继续。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一下，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这里讨论的作为潜在投资与长岛伟哥公司的资金，当它们进入 Crane 的账户时，你对这些资金来源的理解是什么？

答：这些资金的来源是个人、会员和投资者。

问：会员是指什么的会员？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这个问题已经问过并回答了。

答：G-Clubs。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G-Clubs 的会员。

问：投资者是投资什么的？

答：投资 B-V-I 的私募以及喜美元。

莫里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转到政府证据 411 和 411-T 吗？

问：哈立德先生，再次看一下日期，同一天，2021 年 5 月 6 日。这通电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答：下午 4:53。

问：参与者是谁？

答：Ana Izquierdo，郭强，郭文贵，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个人。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从 5:30 开始播放，这应该是在转录的第 5 页底部，到第 6 页。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暂停。

问：哈立德先生，Ana Izquierdo 如何描述那 5600 万的评论？以“它是”开头。

答：“它只是。”“它只是。”

莫里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继续。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可以暂停。

问：哈立德先生，在郭文贵说的翻译部分，你看到提到瑞士银行账户了吗？

答：看到了。

问：Crane 有在瑞士的银行账户吗？

答：没有。

问：你知道有任何 G-Clubs 的瑞士银行账户要求你从 Crane 转账过去吗？

答：不知道。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继续。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

问：哈立德先生，你刚才评论的开头部分，“所以，Crane 里有 G-Clubs 的 132”，首先，132 是什么意思？

答：1 亿 3200 万。

问：你说的“Crane 里有 G-Clubs”是什么意思？

答：为 G-Clubs 持有。

问：所以在你的评论中，Crane 为 G-Clubs 持有的金额是多少？

答：是的，1 亿 3200 万。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继续。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

问：哈立德先生，你看到提到“人们买卡”了吗？

答：看到了。

问：那指的是什么？

答：会员卡。

问：什么的会员卡？

答：G-Clubs 的会员卡。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继续。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我们可以跳到 17 分 02 秒。这是在转录的第 13 页底部。我们从 17 分 02 秒开始播放。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对不起，洛夫特斯女士。这是转录的第 13 页。我们可以回到 17 分 02 秒吗？

(重播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郭文贵提到 CCP 时，你理解他为什么想把这笔钱转移到海外？

答：因为 CCP 会试图在美国阻止这笔钱。

问：在 2021 年 5 月的这通电话时，你相信这一点吗？

答：不相信。

莫里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来看政府证据 412 和 412-T。

问：哈立德先生，同一天。这通电话的时间是几点？

答：下午 5:25。

问：参与者是谁？

答：郭文贵，Ana Izquierdo，郭强，Aaron Mitchell，我自己，还有 Victor Cerda。

问：在 2021 年 5 月，Ana Izquierdo 为哪个实体工作？

答：G-Club 波多黎各。

问：Aaron Mitchell 为哪个实体工作？

答：没有具体说明，但在联排别墅里，为家族工作。

问：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

答：为家族，在联排别墅里。

问：为哪个家族？

答：郭氏家族。

问：那时你为哪个实体工作？

答：Saraca，根据我的合同。

问：Victor Cerda 为哪个实体工作？

答：没有具体说明。

莫里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跳到 2 分 22 秒，这是在转录的第 3 页底部。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你当时对郭文贵提到的这些退款的目的是什么理解？

答：那是——你能再问一遍吗？

问：当然。

莫里律师说：实际上，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回到政府证据 411 和 411-T 吗？这是前一次电话。我们可以从 26 分 21 秒开始播放，这是在转录的第 20 页。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滚动到以“所以，好的”开头的部分，郭文贵的评论。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在这段电话中，有没有提到会员要求退款的内容？

答：我——我看不到你在哪部分。

问：在屏幕上的这一段，有提到退款。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持有卡的战友的权力。”

问：在上面几行写着，“我们退还所有的卡。”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关于这里讨论的退还卡片或退款，有没有提到是会员在请求退款？

答：没有。

问：哪个实体在提议在退还卡片后回购所有的 G-Clubs 卡？

答：联盟委员会。

莫里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

(继续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暂停，洛夫特斯女士。

问：哈立德先生，在那段关于可能关闭 G-Clubs 的对话中——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引导性问题，法官大人。没有待回答的问题。

莫里律师说：没问题，法官大人。

问：在那段对话中，哈立德先生，有没有关于提供给 G-Clubs 会员的服务的讨论？

答：没有。

问：有没有关于关闭 G-Clubs 波多黎各对会员福利的潜在影响的讨论？

答：没有。

莫里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再回到政府证据 412 和 412-T。我们将从 12 分 09 秒开始，这是在转录的第 10 页顶部。实际上，首先，如果可以请放大顶部部分，再提醒一下我们这通电话的参与者是谁。谢谢。我们现在可以看转录的第 10 页了。12 分 09 秒，谢谢。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好的。可以暂停，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我们跳到 14 分 49 秒。我想就是这里。我们继续。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可以暂停，洛夫特斯女士。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你为什么建议开设银行账户的人要告知银行预期的转账活动？

答：因为这就是在摩根士丹利发生的事情。钱进来，然后出去，开设账户的整个对话是为了将钱转到最终目的地，即汉密尔顿，所以他们只是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这只是暂时放在那里一周左右然后再出去。所以我只是想告诉谁，Ana——当时是 Ana 和 Aaron 在开设 B-V-I 账户。我停止了与那些银行或任何银行的沟通。我只是想说明这一点。

问：回到我们刚才听的电话的早期部分，你理解郭强关于成为 G-Clubs 的结算人是说什么？

答：控制和真正的最终受益人。

问：在那次对话中，郭强确认了 G-Clubs 的法律最终受益人，对吗？

莫里律师说：请滚动，洛夫特斯女士。

答：是的，纸面上的最终受益人，即何先生。

莫里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继续，洛夫特斯女士。法官大人，这段录音还有大约一分钟，然后我认为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可以吗？

法官说：好的，请继续。

莫里律师说：谢谢。

(播放音频)

莫里律师说：请暂停，洛夫特斯女士。

由检方律师莫里女士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回到刚才你和郭强描述的将要开设的账户的预期用途或目的是什么？

答：用作中转账户。

莫里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如果可以，现在休息一下。

法官说：好的。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们，现在是 11:30，我们将休息半小时。记住你们不允许在自己之间讨论这个案件。不要让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不要听、读或观看任何与本次审判有关的内容。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先生，您可以出去了。不要讨论您的证词。

(证人不在场)

法官说：在我们中午恢复之前，还有什么事情吗？

莫里律师说：政府这边没有。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实际上有一件事要提。证人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他和郭强如何描述账户的用途。在证人回答之前，页面 13 上的“中转”这两个字被突出显示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本来会反对政府的提议，如果法庭没有回应的话，我会反对突出显示。我现在看不到法庭了，所以我要提出反对，法官大人。在证人回答之前，突出显示回答或者甚至直接指示证人关注某处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政府想重新提问，那可以。如果政府想大声说出页面号码，那也可以。但是突出显示某些内容而不在记录中反映出来，这是我的反对理由。谢谢。

法官说：那是无意的吗？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这是无意的，理解了。我们可以再次提问而不突出显示。我可以直接让哈立德先生看已经被作为证据的通话部分，然后问他“中转”的意思。

施洛夫律师说：那可能是第十次问同样的问题。我只是要求政府不要再这样做了。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尊重地不同意，但——

法官说：我不同意。我不记得之前问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将在中午返回。

所有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午餐休息)

2024 年 6 月 11 日 美国诉郭文贵先生案 庭审笔录 第 14 位证人证词

下午会议开始，

时间：中午 12:00

(陪审团不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能在记录上提一下吗？

法官说：请讲。

施洛夫律师说：我在休息期间意识到莫里律师显然不可能突出显示它，所以我很抱歉。我认为她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只是想指出这一点。我意识到突出显示不可能是这边做的，所以很抱歉。

法官说：让陪审员进来。

书记员说：陪审团入场。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记住，先生，你仍然在宣誓下。你可以继续你的询问。

莫里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由检方莫里律师继续提问：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拉出政府证物 412-T 吗？我们将从我们停下的第 13 页继续。

哈立德先生，什么是过账账户？？

答：那是一个资金进出后立即转移的实体或账户。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活动。

问：有哪些原因，如果有的话，会使用一个账户作为过账账户？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如果你知道，可以回答。

答：只是为了防止双方直接参与交易。

问：哈立德先生，你在谈论——实际上，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去到这份记录的第 12 页，专注于你在屏幕上看到的部分，哈立德先生。你能读出郭强在这段通话中说了什么吗？

答：但我并不积极参与，嗯，但我是最终受益人，但最终受益人是何先生。我只是结算人。根据荷兰法律，我确实有某种发言权，但我并不实际行使。

问：哈立德先生，当你说何先生是纸面上的最终受益人时，你是什么意思？

答：他只是出现在法律文件上，但没有实际管理或处理任何员工或产品。

问：在 2021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关于 G-Clubss 资金的对话中，何先生是否参与了任何这些对话？

答：没有，他没有参与。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查看政府证物 413-A 和 413A-T 吗？哈立德先生，这次通话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 5 月 12 日。

问：时间是几点？

答：早上 7:58。

问：参与者是谁？

答：郭强和我。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播放政府证物 413A 吗？

(媒体播放)

问：我们能暂停一下吗，洛夫特斯女士。哈立德先生，B-V-I 指的是什么？

答：英属维尔京群岛。

问：你提议的关于 Crane B-V-I 的是什么？

答：我们创建一个类似于私募股权的结构给 Crane，然后将资金从 Crane 转移到该实体，再在媒体公司成立后将资金转移回去。当时公司还没有成立，所以他们正在着手创建公司，资金将会被转移到那里。

问：为什么要将资金从 Crane 在美国的账户转移到以 Crane 名义持有的英属维尔京群岛账户，如果有原因的话？

答：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把资金移出——郭文贵和郭强给出的理由是，资金需要离开美国。因此，通过创建一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实体，资金将不再属于美国公司。

问：你认为郭文贵和郭强想要把资金移出美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哈立德先生，你早些时候在我们听到关于中共的通话时作证。你记得吗？

答：记得。

问：在 2021 年 5 月这些对话期间，你是否理解为什么郭文贵指示你把资金移出美国？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当时是为了投资喜美元。

问：当时你是否理解将资金移出美国的指示的原因？

施洛夫律师说：相同反对意见。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为了投资喜美元。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继续。

(媒体播放)

问：哈立德先生，关于转移 Crane 账户资金的讨论是什么时候？

答：需要紧急处理，时间紧迫。

问：如果有的话，你与谁讨论过这些转移的紧迫性？

答：所有人，郭文贵，郭强，长岛伟哥，王雁平。

问：哈立德先生，在我们听到的通话中，有关于 Mercantile 的讨论，Mercantile 是什么？

答：Mercantile 也是一家银行，一家在波多黎各注册的国际金融机构，作为一家银行，它是 Medici 拥有账户的银行。

问：Medici 在 Mercantile 拥有哪种类型的账户？

答：一个往来银行账户。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看看政府证物 413A-T 的顶部吗？哈立德先生，这次通话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 5 月 12 日。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放上政府证物 GC-502。我们能往下看，并专注于这部分吗？哈立德先生，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答：这是封邮件。

问：从谁发给谁的？

答：Alex Hadjicharalambous 在 G-Clubs。

问：他把这封邮件发给谁？

答：摩根士丹利的 Elizabeth Berstler。

问：这封邮件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 5 月 11 日。

问：看邮件的正文，你能读出电汇的金额吗？

答：1500 万。

问：账户名是什么？

答：Deltec Bank and Trust Limited。

问：看下一行，Deltec 相关地址的地理位置是哪里？

答：巴哈马。

问：然后看参考备注，你能读出这一行的内容吗？

答：100179601 汉密尔顿 Digital Assets Fund SP。

问：往下看两行，内部参考？

答：贷款。

问：洛夫特斯女士，我们能往上看吗？再往上一行，专注于顶部邮件，哈立德先生，这封邮件是什么时候发的？

答：2021 年 5 月 13 日。

问：从谁发给谁的？

答：Alex Hadjicharalambous 发给 Limarie Reyes、Ana Izquierdo 和我。

问：这封邮件的附件标题是什么？

答：来自摩根士丹利 051321 的 1500 万。

问：最后看邮件正文，第二句话，写的是什么？

答：第一笔 1500 万中的第一笔已经授权，将在今天 2021 年 5 月 13 日发出。

问：谢谢，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哈立德先生，在您昨天和今天的证词中，我们是否听了您在 2021 年 4 月和 5 月录制的每一段录音？

A. 是的。

问：你在 2021 年那段时间录制的所有录音今天在法庭上我们都听过了吗？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继续。

答：没有。

施洛夫律师说：反对。

答：这是——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这是每个录音的一部分。

问：大约你记得在那段时间你录了多少次？

答：我没有确切的数字。

问：你是否录了 2021 年 4 月和 5 月你与这些人每次的对话？

答：没有，不是每次对话。有些对话没有录音。

问：你是否向政府提供了你所持有的所有这些对话录音？

答：是的。

问：如果有的话，谁选择了在你作证期间要听哪些录音？

答：政府，你们。

问：如果有的话，谁选择了在你作证期间要听哪些部分的录音？

答：你们选的。

问：如果有的话，谁准备了你录制并提供给政府的对话记录？

答：你们。

问：哈立德先生，现在我要把你的注意力转到 2021 年 7 月。G-Clubs 是否对 Crane 提出了对抗性诉讼？

答：是的。

问：那是什么类型的诉讼？

答：仲裁。

问：那次仲裁的主题是什么？

答：仍在 Crane 那里的钱。

问：什么钱？

答：从 11 月开始进来的转账和尚未转给 G-Clubs 的部分。

问：在仲裁中争议的资金大约有多少？

答：我想总共大约是 5000 万。

法官说：在你问下一个问题之前，你是如何录音的？

证人说：通过我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

法官说：继续。

问：你是按谁的指示录音的吗？

答：没有。

问：回到 2021 年的仲裁，哪一方提起了该诉讼？

答：G-Clubs Operations Puerto Rico。

问：针对哪个实体或哪些实体？

答：Crane Advisory Group, LLC。

问：那次仲裁的结果是什么？

答：有立即的禁令，并将资金转移给 G-Clubs 的律师。

问：你能解释一下你所说的立即禁令是什么意思吗？

答：所以资金被冻结了。

问：禁令是针对谁或哪个实体发布的？

答：Crane Advisory Group。

问：禁令发布后，您对 Crane 账户中的资金做了什么，如果有的话？

答：转移出去。

问：你把资金转移到哪里了？

答：我把它转移给了 Aaron Mitchell 律师事务所。

问：为什么你把资金转移到那个特定的律师事务所？

答：因为 G-Clubs 没有其他账户开立。

问：如果有的话，谁提供了 Aaron Mitchell 账户的信息以接收这些资金？

答：是通过律师进行的。

问：Crane 是否与 G-Clubss 有其他对抗性诉讼？

答：是的。

问：是什么类型的诉讼？

答：类似的第二次仲裁，收回 Crane 收到的费用。

问：对于第二次仲裁，仲裁的当事方是谁？

答：G-Clubs Operation, LLC 和 Crane Advisory Group。

问：谁提起了这次仲裁？

答：G-Clubs。

问：在第二次仲裁期间，如果有的话，有什么法院程序或法律程序？

答：它被驳回了。

问：在驳回之前，是否有任何与仲裁小组有关的正式程序？

答：是的，有一个完整的听证会。

问：在那次听证会上，是否有人代表 G-Clubs 作证？如果有，谁作证了？

答：Ana、Limarie 和一位法务会计师。

问：你参加了那个听证会吗？

答：是的。

问：你听到 Ana Izquierdo 对小组的证词了吗？

答：是的。

问：你听到 Limarie 对小组的证词了吗？

答：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好的。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只是想向法庭提请注意有关哈立德先生参与的问题。我假设政府知道他援引了第五修正案，所以我不确定他们所说的“参与”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政府要询问他关于 Ana 或 Limarie 在仲裁期间是否撒谎的意见，我请求法庭不允许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恰当与他是否相信她们说了实话无关。

法官说：我想了解第二次仲裁发生了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第二次仲裁是关于退还费用的。有一次全面的听证会，三个人作证了。律师作证了，Ana Izquierdo 多作证了。哈立德先生的 3500 材料表明他被问及他的意见，她撒谎了，并且他反复暗示她撒谎了。Limarie Reyes 也作证了，我认为他们试图引出他的意见，她在仲裁中撒谎了。

法官说：他们撒了什么谎？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猜他们会说我认为这是关于王女士在 G-Clubs 的角色，至少这是我从 Molinaris 女士的 3500 材料中得知的理解。

法官说：他们关于王女士说了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Molinaris 女士作证说，实际上王女士与 G-Clubs 有联系，并承认有某种控制权的所有者。我确信政府会详细说明这一点。所以在 Molinaris 女士的 3500 材料中，似乎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这是对王女士角色的错误描述。我认为对于这位证人来说，根据《规则 608(b)》，您不能询问证人关于不诚实的具体实例，以通过外部证据质疑另一位证人的可信度，而这正是此问题的所在。

法官说：是的。继续。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有几件事。关于哈立德先生对 Ana Izquierdo 和 Limarie Reyes 在仲裁期间作虚假证词的印象，这不仅仅涉及王女士的角色。他的观点是，在 G-Clubs 的资金转移之后，尤其是在 Ana Izquierdo 离开 G-Clubs 之后，他不相信她们在作证时所说的关于 G-Clubs 提供的服务以及她们声称提供给会员的福利是真实的。他从与她们的对话中得到的印象，包括在我们听到的这些电话期间，是她们很清楚并不存在那些福

利和服务。此外，他还会作证说，他认为她们在仲裁小组面前撒谎，声称 Crane 是一家完全独立的公司，与 G-Clubs 没有任何关系。她们试图将其描述为一个独立的顾问公司，尽管她们明知 Crane 与 G-Clubs 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法官说：你如何让他在仲裁中质疑那些证人的可信度？

莫里律师说：这不是质疑那些特定个人的可信度。这只是引入在 Rico 企业背景下游郭的代理人所做的陈述，这些代理人在企业内不同实体中运作。

法官说：继续。

卡马拉珠律师说：首先，我认为他对他人陈述的真伪的看法，特别是对非郭先生的陈述的看法，是无关紧要的。我认为这与法官大人之前的裁决是一致的。其次，这正是规则 608 所讨论的内容。它询问的是未涉及刑事定罪的其他不诚实行为的具体实例，所以我不认为这超出了 608(b) 的范围。

法官说：他们的理论是，Izquierdo 女士和另一个人都是郭的代理人。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错，但我认为他们仍然需要证明这一点。我认为他们没有证明。我们没有听到 Molinaris 女士的证词或关于她角色的证词，除了她是 G-Clubs 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但无论如何，代理问题可以克服传闻证据问题，却不能克服 608(b) 问题。坦白说，他们将会传唤 Molinaris 女士。Molinaris 女士可以就他们认为她作出的任何虚假陈述作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位证人的信念，即那些陈述的真伪，与任何问题有何相关。

施洛夫律师说：这只是间接地加强了 Reyes 女士的证词。Reyes 女士会作证。他们试图让 Izquierdo 女士改变立场，但她没有改变，所以她不作证。

莫里律师说：我们拒绝这种说法。所讨论的仲裁是第二次仲裁，涉及释放欺诈所得。Crane 持有的欺诈所得，并且为了将这些欺诈所得释放给 G-Clubs，从而努力将其重新纳入 Rico 企业中。一旦哈立德先生与 Rico 企业分离，这两个人就对仲裁小组撒了谎。

法官说：你有权威依据吗？

莫里律师说：关于具体证词吗？

法官说：关于这段证词的可采性。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这只是任何其他共谋者陈述的一部分，非常符合这一点。他的看法是基于他当时的个人观察。他并不是在质疑她们具体证词的可信度。我认为这才是 608(b)真正涉及的问题。当然，我可能错了，我不确定。

法官说：为什么这不是质疑可信度？

芬克律师说：这与李娅作证时的情况相同，她收到郭的刑事律师张勇兵的宣誓书时，强调这是刑事案件的宣誓书，是虚假的，因为她有与宣誓书内容相矛盾的经历。哈立德先生也是一样，他有与所陈述的内容相矛盾的经历。我认为让陪审团理解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交叉询问的方向，为什么仲裁决定会如此，因为 G-Clubs 在推动 Rico 企业的过程中歪曲了事实。G-Clubs 是 Rico 企业的一部分。法官大人，我认为，哈立德先生当然可以——我认为对此不会有异议——提出他观察到的 Limarie 和 Izquierdo 女士在 G-Clubs 试图获取资金过程中所做的陈述。这些显然是代理人的陈述。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他是否可以对这些陈述的真伪发表看法或理解。任何共谋者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有共谋的经验，这符合标准 701 的标准。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不起，并非如此。

芬克律师说：这是的，而且这与审判的进行方式一致。

法官说：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会让我的书记员查一下。我们需要跳到另一个主题。

芬克律师说：我只是想确保一切都清楚。我假设政府可以询问——我不想违反法庭刚才所说的——他对 Izquierdo 和 Reyes 女士陈述的观察。

法官说：我现在想跳过整个主题。

莫里律师说：这是该证人直接询问的尾声。我想请问，如果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并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否可以在重新询问时询问相关内容？

法官说：当然，绝对可以。即使我没有得出答案，你也可以再传唤他。好的。

(回到公开法庭)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由检方莫里律师继续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聚焦于第二次仲裁，你提到有一个听证会，你在那次听证会上作证了吗？

答：是的，我作证了。

问：你在听证会上被问到问题了吗？

答：是的。

问：你如何回应那些问题？如果有的话。

答：我援引了第五修正案。

问：对不起，我没听清？

答：我援引了第五修正案。

问：简单回答，Ana Izquierdo 在听证会上作证了吗？

答：是的。

问：Limarie Reyes 在听证会上作证了吗？

答：是的。

问：关于第二次仲裁，涉及的费用有何结果，如果有的话？

答：被驳回了。

问：与第二次仲裁相关的那笔钱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的话？

答：你能详细说说吗？

问：第二次仲裁后，那些钱怎么样了？

答：我认为它留在了我购买的资产中，但随后通过不起诉协议被没收了。

问：那是我们之前讨论的 270 万美元吗？

答：是的。

问：关于第一次仲裁，Crane 被指示转入 Aaron Mitchell 银行账户的总金额大约是多少？

答：我认为大约是 5000 万。

问：你知道这些钱在从 Crane 转移到 Aaron Mitchell 的律师事务所账户后发生了什么吗？

答：不知道。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稍等一下吗？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法官说：交叉询问。

由辩方施洛夫律师进行交叉询问：

问：哈立德先生，你在 2014 年 10 月 14 日开始在花旗银行工作，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日期，但确实是 2014 年 10 月。

问：我的听力有点问题，所以我非常感谢——

答：我不知道确切的日期，但确实是 2014 年 10 月。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在花旗银行工作了大约四年，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 2020 年 10 月 30 日停止在那里的的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 2020 年 7 月 6 日从金泉公司获得了一份工作邀请，对吗？

答：不，是来自 Saraca。

问：你说你收到了来自 Saraca 的工作邀请，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是的。

问：那也是在 2020 年 7 月 6 日，对吗？

答：我相信是。

问：你需要什么来帮助你回忆吗？

答：好的。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他并没有表示他不记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记得那是什么日期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问：你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法官说：他说他不记得日期，所以，是的，你可以尝试让他回忆。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请把它放大一些。那么右上角的部分是否有助于唤起您的记忆？

答：是的。

问：你在 2020 年 7 月 6 日得到了工作邀请，对吗？

答：是的。

问：根据——你知道吗，你记得你开始工作的日期吗？

答：这里写着待定。

问：对。我的问题是，你记得你自己的入职日期吗？

答：8 月 1 日。

问：你在 2020 年 10 月 19 日通知花旗银行你要离职，对吗？

答：10 月，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

问：你在花旗银行的最后一天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答：不，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只记得是 10 月。我不知道。

问：你记得是 2020 年 10 月 30 日吗？

答：不，大约是 10 月初，也许是 10 月 1 日。

问：今天坐在这里，你的证词是你不记得是 10 月 1 日还是 10 月 30 日？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当你在花旗银行开始工作时，你经过了入职培训，对吗？

答：是的。

问：入职培训的一部分是花旗银行对你进行培训，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对你进行了有关你在花旗银行工作期间可能遇到的问题的内部培训，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教你如何为花旗银行开设银行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给了你一本培训手册，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给了你一套规则，并要求你阅读，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要求你阅读这些规则，然后确认你已经阅读了这些规则，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要求你签署一份文件，确认你已经阅读并了解这些规则，对吗？

答：是的。

问：你做了，对吗，先生？

答：我做了。

问：花旗银行给了你一份行为守则阅读，对吗？

答：是的。

问：你读了那份行为守则，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要求你确认那份行为守则，对吗？

答：对。

问：你同意遵守花旗银行的行为守则，对吗？

答：对。

问：你同意并确认遵守花旗银行对其员工施加的所有规则，对吗？

答：是的。

问：花旗银行还给了你一份员工手册，对吗？

答：是的。

问：那份员工手册明确说明你在花旗银行工作期间不能接受外部工作，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措辞。

问：基本意思是不是我所说的那样：当你作为花旗银行的员工领取薪水时，你不能为其他人工作？

答：需要适当的事先批准。

问：我没有问你那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你是否知道花旗银行不允许你在受雇于花旗银行期间为其他人工作？

答：是的。

问：你知道如果在受雇于花旗银行期间为另一实体工作，你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对吗？

答：对。

问：你可能会危及银行，对吗？

答：你能解释一下吗？

问：如果你与银行的客户做生意，你可能会危及银行的保险政策，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可能会危及你秘密为之工作的另一实体的福利，同时在花旗银行工作，对吗？

答：我也不知道。

问：花旗银行有合规部门，对吗？

答：有。

问：这会给他们带来合规问题，对吗？

答：可能会。

问：在你接受了 Saraca 的工作并开始 Saraca 工作之后，你继续在花旗银行工作时，你知道这一切，对吗？

答：我知道我不能获得那份工作，不。

问：但你还是这样做了，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让我给你看标记为辩方证物 60524 的文件。你认得这个文件吗，先生，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助你滚动浏览，请随时告诉我们。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要指出这不在陪审团面前。该文件上有未编辑的个人身份信息。因此我们要求在展示给陪审团或公众之前先进行编辑。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打算发布任何包含个人信息的内容。

法官说：好。

问：你认得这个文件吗，先生？

答：认得。

问：你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吗？

答：花旗银行的就业申请。

问：这是谁的就业申请？

答：是我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最恭敬地请求将 DX-60524 作为证据接纳。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刚才提出的异议依然有效。

法官说：她刚才说她目前不寻求发布它。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寻求发布任何会披露此类信息的页面。如果我能看一下证物的第 12 页。

莫里律师说：简短地说，法官大人。我们明白它会被接纳。我们只是要求接纳版本的证据进行编辑，使证据版本是编辑后的。

施洛夫律师说：当然。没问题。我能看一下文件的第 12 页吗，如果能让证人阅读更方便些。法官大人，我假设法庭已经批准我将其接纳为证据。

法官说：已接纳。

(辩方证物 DX-60524 被接纳为证据)

施洛夫律师继续问：

问：你能读一下第 A 部分的内容吗？你看到标题是监管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你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对吗，从 A 到 G，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你能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吗。你看到问题是任何国内或外国法院。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吗？

答：是的。

问：在这个问题下面有子标题，对吗？

答：有的，什么？

问：在这个问题下面有子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你看一下 F，你看到 F 了吗？

答：是的。

问：那个问题是，你是否曾经被或曾有人在与任何金融服务相关的活动中对你进行禁令、发出命令或采取其他行动，对吗？

答：是的。

问：你回答的是“没有”，对吗？

答：是的。

问：先生，可以这么说吗，当时或者之前你拥有一家公司叫做 Auto Box，对吗？

答：是的。

问：事实上，你在 Auto Box 上违约了一笔商业贷款，对吗？

答：对。

问：Auto Box 起诉过你，对吗？

答：没有。

问：对不起。是客户起诉过你，对吗？

答：没有。

问：客户在 2013 年 11 月 21 日没有起诉过你吗？

答：客户？

问：对。

答：我不记得。

问：那贷款方起诉过你吗？

答：是的。

问：加州的一家法院对你作出了判决，对吗？

答：对。

问：判决是在 2014 年 4 月 22 日作出的，对吗？

答：我不知道确切的日期。

问：你没有在这份花旗银行的申请表上注明这一点，对吗？

答：对。

问：现在我们看一下第 10 段，可以吗？你看到那段了吗？

答：看到了。

问：那是确认部分，对吗？

答：是的。

问：在确认部分有一些编号。你看到提到“就业和行为守则”的那段了吗？

答：你能放大一点吗。

问：当然。我们可以试着为你突出显示。在“我明白”上面，对吗？

答：嗯哼。

问：花旗银行告诉你它将做的所有事情，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它要求你向花旗银行陈述某些事情，对吗？

答：对。

问：你在向花旗银行陈述的第一件事是——因为你必须确认——你在法律上可以自由地与花旗银行建立雇佣关系，对吗？

答：是的。

问：这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先生？

答：我不知道它的法律术语。

问：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答：我不知道“法律上自由”这个术语的意思。

问：你告诉我。你确认了它。所以你理解它让你做什么或成为怎样的人？

答：我可以成为花旗银行的员工。

问：你可以做什么？

答：我可以自由地成为花旗银行的员工。

问：但你在陈述这一点，对吗？它写着“我陈述”。

答：好的。

问：所以你在告诉花旗银行你可以自由成为他们的员工，对吗？

答：对。

问：第二点告诉你什么？你没有对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有任何义务会影响或与花旗银行的雇佣产生冲突，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如果我能直接跳到“我进一步陈述”。你能为陪审员读一下吗？

答：我进一步陈述，如果我被雇佣，我将向花旗银行披露任何当前或未来的外部商业利益，以确定是否符合监管标准和花旗银行的政策。

问：继续。

答：我明白某些关联或活动可能在这些标准和/或政策下是不允许的。你要我继续吗？

问：不用了。可以了。你没有履行这两项义务，对吗？

答：没有。

问：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了。你辞职离开花旗银行了，对吗？

答：是的。

问：当你辞职离开花旗银行时，花旗银行终止了你的雇佣，等待调查，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我收回这句话。让我转到另一个话题。我现在要和你谈谈王女士。你在作证时详细提到了她，对吗？

答：是的。

问：你作证说你是通过一家律师事务所认识王女士的，对吗？

答：对。

问：是哪家律师事务所？

答：Rutkin Ross, LLC。

问：那家律师事务所的谁介绍你认识王女士的？

答：Valerie Stevens, Hutchinson & Ross。就是这个。

问：通过那次介绍，你和王女士谈到了为金泉开设银行账户，对吗？这是你的证词吗，先生？

答：是的。

问：当你问王女士关于金泉的情况时，她告诉你这是一个家族基金，对吗？

答：家族办公室。

问：她告诉你金泉是一个家族办公室？

答：是的。

问：她告诉你那个办公室由什么组成，对吗？

答：你能详细说说吗。

问：她告诉你金泉是什么，对吗？

答：是的。

问：她描述了公司的全部情况，对吗？

答：她描述了，是的。

问：你们之间有过对话，对吗？

答：对。

问：那时你是花旗银行的员工，对吗？

答：是的。

问：你想和她建立关系，对吗？

答：不是建立关系。

问：你不想和潜在客户建立关系吗？

答：我问她公司是做什么的。这是开户的一部分。

问：那是一次友好的对话，对吗？你想和客户建立关系，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已经问过并回答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想培养一种商业关系，对吗？

答：对。

问：王女士回答了你的问题，对吗？

答：她回答了。

问：她从未告诉你某个问题不该回答，对吗？

答：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没有。

问：在你们的初次对话后，你继续与王女士交流，对吗？

答：你能具体一点吗？

问：当然。你有后续问题要问她，对吗？

答：你能具体一点吗？

问：不能。

法官说：是否有与她的持续讨论？

证人说：关于账户的，是的。

问：她给了你她的电话号码，对吗？

答：是的。

问：她给了你她的座机和手机号码，对吗？

答：我不认为有座机。

问：她给了你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吗？

答：是的。

问：她有一个 Proton 的电子邮件地址。你记得吗？

答：记得。

问：花旗银行没有禁止人们使用 Proton 电子邮件地址的规定，对吗？

答：我不认为有，没有。

问：你用 iPhone 给王女士发信息，对吗？

答：可能有。

问：你发信息问她问题？她发信息回复你，对吗？

答：可能，是的。

问：你向王女士索要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需要信息来开设账户，对吗？

答：对。

问：她发给你文件。你复印了这些文件并发给了后台，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复合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分开问。

问：你向王女士索要文件，对吗？

答：对。

问：你向王女士索要信息，对吗？

答：是的，我问了。

问：你索要的信息之一是 EIN 号码，对吗？

答：开户的一部分是 EIN 号码。我不知道我是否直接问她，还是她提供的文件中有它。

问：你能告诉陪审团 EIN 号码是什么吗？

答：雇员识别号码。

问：你问过她金泉的公司章程吗？

答：是的。

问：她提供给你了，对吗？

答：是的。

问：你问她要运营协议，对吗？

答：对。

问：她提供了那个文件给你，对吗？

答：是的。

问：你问她要身份证明，对吗？

答：对。

问：她提供了身份证明给你，对吗？

答：是的。

问：花旗银行有一个会计部门，对吗？

答：什么？

问：会计部门。

答：我确定有的，是的。

问：还有一个合规部门，对吗？

答：对。

问：你把所有这些信息发给了相关部门，对吗？

答：是的。

问：等待这些部门的验证结果，然后再反馈给你，对吗？

答：你能具体一点吗？

问：你必须等待这些部门批准申请，对吗？

答：我不确定是否有这样的政策需要批准。

问：那么，在收到所有信息后，你批准了申请，对吗？

答：没有那样的批准过程。

问：那么银行账户是如何开设的，除非它已经被批准了？

答：我们先开设账户，然后文件由合规部门审核，他们给我们批准。

问：你得到了完全批准，对吗？

答：是的。

问：在你得到完全批准后，账户完全开设，对吗？

答：对。

问：王女士告诉你将有一笔初始存款，对吗？

答：是的。

问：事实上，她告诉你存款将是一百万美元，但实际是大约六十万美元，对吗？

答：我不知道确切的金额。

问：你在与莫里律师 19 次会面时，审阅的文件中没有一份是这个金额，对吗？

答：不记得了，没有。

问：当你为王女士或金泉开设账户时，你确保符合花旗银行的政策，对吗？

答：对。

问：你为她开设了不止一个账户，对吗？

答：对。

问：这绝不是花旗银行政策规定的义务，对吗？

答：那是什么？

问：那不违反花旗银行的政策，对吗？

答：不。

问：实际上，花旗银行鼓励你为商业实体开设多个账户，对吗？

答：对。

问：金泉的每个账户至少有两个签字人，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签字人数。

问：你记得王女士是签字人吗？

答：记得。

问：你记得 Melissa Menendez 是签字人吗？

答：记得。

问：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 Menendez 女士在金泉的工作是什么吗？

答：她是会计，也是办公室经理。

问：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她是否还在金泉工作吗？

答：不知道。

问：作为花旗银行的银行家，你对账户有一定的查看权限和透明度，对吗？

答：我有他们给我的信息。

问：你可以查看银行账户中的交易情况，对吗？

答：好的，是的，对。

问：那是因为在花旗银行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你看到金泉账户收到了来自金泉香港的资金，对吗？

答：可能是。

莫里律师说：反对，传闻。

法官说：如果你有直接的了解，可以回答问题。

答：我不记得所有进入的交易。

施洛夫律师说：那让我给你看 DX-10339，仅供证人查看。这是根据花旗银行的协议。法官大人，根据协议，我请求将 DX-10339 接纳为证据。

法官说：没有异议吗？

莫里律师说：没有异议，法官大人。谢谢。我们只是在确认。

法官说：接纳为证据。

(辩方证物 DX-10339 接纳为证据)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我可以向陪审团展示。

法官说：可以。

问：哈立德先生，请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银行对账单。

问：是哪家银行的？

答：花旗银行。

问：哪个账户的？

答：金泉纽约有限公司。

问：什么时间段的？

答：3月30日至4月25日。

问：请看PDF的第三页。你能看一下这三笔交易吗？

答：可以。

问：这是资金进入账户吗？

答：是的。

问：来自谁的？

答：ACA Capital Group Limited。

问：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5月2日。

问：每笔存款的金额是多少？

答：100,000。

问：所以总共是 30 万美元，对吗？

答：对。

问：请看 PDF 的第 51 页，编号 58122，能看一下 2019 年 2 月 12 日的电汇吗？你能告诉我们那是什么交易吗，先生？

答：那是借记交易。

问：什么是借记交易？

答：资金流出。

问：资金从哪个账户流出？

答：金泉。

问：资金流向哪里？

答：法治基金。

问：法治基金是什么，先生？

答：你是问现在的我吗？

问：不，先生。我在问你。

答：那时候？

问：那时候。

答：那时候我不知道。

问：对不起。

答：那时候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在 2019 年 2 月 12 日，我不知道。

问：之后你是否对法治基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哈立德先生？

答：这是不同的银行对账单。

问：我不是在问你关于银行对账单的问题，先生。我只是问你关于法治基金的事。

答：好的。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我的问题是，你对法治基金的理解是什么？

答：它是一个非营利基金会。

问：谢谢。如果我可以看第 52 页。如果可以的话，关注 2 月 15 日。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那是什么交易吗？

答：那是 ACH 借记。

问：什么是 ACH 借记？

答：是 ACH，资金流出。

问：它下面写的是什麼？

答：ADP 工资支付。

问：作为银行职员，这会告诉你什麼？

答：工资支付。

问：这会告诉你这个银行账户在支付工资，对吗？

答：对。

问：你看到那里有一笔来自 IMMA 的 50 万美元存款吗？

答：看到了。

问：IMMA 是什么，先生？

答：一个货币市场账户。

问：货币市场账户向金泉注入了 50 万美元，对吗？我理解正确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好的，我让你看得更清楚一些。你告诉我这显示了什么？

答：这显示的是转账，从 IMMA 来的贷记转账。

问：所以这是资金进入账户？

答：对。

问：金额是 50 万美元？

答：是的。

问：现在，我们来看第 122 页，1 月 31 日的一笔交易，金额是 24,236.41 美元。有人领工资？

答：是的。

问：ADP 工资支付，对吗？

答：对。

问：第 123 页，有一笔 10,000 美元的支付，对吗？

答：对。

问：支付给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问：这笔支付是支付给谁的？

莫里律师说：基于法庭之前的裁决反对。

法官说：请到边栏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在我的裁决中，我说你不能提到律师。

施洛夫律师说：这是 2018 年的事。这里没有律师建议的辩护。我会继续，但这不是我的理解。我只是想展示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我可以继续，但这里没有任何依赖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内容。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有几点。一，我要指出这份文件的表面并未表明 Wachtel Missry 是一家律师事务所。施洛夫律师作证时说了这一点并展示给陪审团。其次，法官大人是对的。我们认为这完全符合几天前澄清的先前裁决，我们在类似问题上遇到过，辩方在我们提交适当论据前就提到了律师事务所的存在。我还要提交，2018 年在被指控的阴谋范围内。

施洛夫律师说：对。但 2018 年没有律师建议的问题。其次，律师的提问，这只是基本的刑法。律师的提问不是证据。唯一的证据是回答。而回答是，他不知道。所以我的问题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这不是证据。

法官说：你在提到与律师的关系。

施洛夫律师说：不，我在展示从账户支付的账单，包括支付给律师。这不是提到它。这只是支付的账单。

法官说：这正是你在做的。卡马拉珠律师，你有话要说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相信将有一位名叫 Daniel Podhaskie 的证人将会在某个时候作证。根据他的 3500 材料和之前 SEC 的证词，我的理解是，他作证说金泉的许多账单是用来支付诉讼费用的，这些诉讼导致了政府重点关注的抗议。我只是在试图理解这些事情如何互动，如果我们不能，当他们把 Podhaskie 先生放上证人席时，带着银行记录说，你是为了这些诉讼支付的账单，但——

法官说：嗯，如果他在证人席上，那是一回事，但你在特意挑出账户支付的账单，特别是提到这个律师事务所。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明白法官在这里的裁决。我只是想确保在未来不会再次遇到这个问题。

法官说：很好。我们到此为止。

(回到公开法庭上)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施洛夫律师继续问：

问：这是在花旗银行保持的账户，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我给你看的文件是花旗银行保持的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到 2020 年，金泉的账户已经开设，对吗？在 2020 年 1 月之前？

答：是的。

问：你已经不再负责开设银行账户了，对吗？你已经调到了花旗银行的另一个部门，对吗？

答：对。

问：你转到了医疗保健部门，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也是疫情开始的时候，对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花旗银行在疫情期间有远程办公的政策吗？

答：有。

问：政策是什么？

答：在家工作。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被问到这些问题，但你在 2020 年 1 月再次听到王女士的消息，对吗？

答：不，不是 1 月。

问：好的，那是在 2020 年的几月份？

答：我相信是 5 月。

问：在 2020 年 5 月。她通过什么方式联系你的？

答：WhatsApp 或者短信。我不确定。

问：你不确定？

答：短信。

问：她发短信问你什么？

答：她需要我帮她开一个银行账户。

问：她想开一个银行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你回复了她的短信并回答了她的问题吗？

答：我肯定我回复了，是的。

问：你记得告诉她你已经不再负责开设银行账户而是转到医疗保健部门业务了吗？

答：是的。

问：你不能为她开设账户，对吗？

答：我个人不能。

问：对。所以你继续和她谈论她想开设什么样的账户吗？

答：我可能有，嗯。

问：抱歉。

答：我可能有，继续。

问：你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告诉她你在医疗保健部门业务，对吗？

你继续和她谈论她想开设什么样的账户？

答：是的。

问：对。你问她是什么账户，这个账户是做什么的，对吗？

答：对。

问：你问她公司的名字，对吗？

答：我可能问过，是的。

问：抱歉。

答：我可能问过，是的。

问：她告诉你你公司的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她告诉你这是一个媒体公司，对吗？

答：对。

问：她告诉你你公司的名字，对吗？

答：是的。

问：她告诉你是 GTV，对吗？

答：是的。

问：在这段时间里，你知道你不能为她开设账户，但你还是继续和她交谈，对吗？

答：对。

问：你查了这家媒体公司，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上了那个网站查看，对吗？

答：对。

问：你知道你不能开设账户，但你还是去调查了这家公司，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知道这家公司在另一家银行有一个更大的账户，对吗？

答：她告诉我的，是的。

问：你继续和她谈论那个账户，即使你不再在这个部门，对吗？

答：我已经做了推荐。

问：你已经做了推荐，但你还是继续和她谈话？

答：是的。

问：所以你推荐给了花旗银行的其他人，对吗？

答：对。

问：花旗银行的其他人在和王女士合作这个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他在努力和她建立自己的关系，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他怎么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

问：作为花旗银行的员工，你接受的培训是与客户建立关系，对吗？

答：是的，但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关于相关性。请继续。

问：你从与王女士的对话中知道这是一个大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你问她这个账户有多大，对吗？

答：不，是她告诉我的。

问：她告诉你这个账户有多大，以为你还是会开设账户，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他不可能知道她在想什么。

问：在这段时间里你一直和王女士交谈，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医疗保健部门？

答：是的。

问：为了开设这个账户，你让她把文件发给你还是发给花旗银行的其他人？

答：发给其他人。

问：你的证词是王女士把文件发给了花旗银行的其他人，对吗？

答：可能有抄送，但肯定是其他人在和她合作。

问：你被抄送了吗，哈立德先生？

答：可能有。我不记得了。

问：你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吗？

答：James Song。

问：对。宋先生和你在同一个邮件链中，收到王女士发来的文件，对吗？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了。

问：我会回到这个问题的。这个账户是在 2020 年 6 月 3 日开设的，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但是在 6 月。

问：你和宋先生保持联系，问他账户的情况，对吗？

答：是的。

问：你问宋先生账户余额是多少，对吗？

答：是的。

问：宋先生告诉你这个账户有两亿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你想知道这个是因为你想为获得这个新开设的账户的信用，对吗？

答：是的。

问：花旗银行有一个叫做 30 天余额的系统，用于推荐的账户，对吗？

答：对。

问：花旗银行有一个叫做评分卡的东西，对吗？

答：对。

问：每个员工都有一个评分卡，对吗？

答：我不确定每个人都有。

问：你有一个评分卡，对吗？

答：有的。

问：你想确保这个账户显示在你的评分卡上，对吗？

答：是的。

问：你想显示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账户，对吗？

答：对。

问：你想确保你和王女士的关系保持良好，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把这个账户推荐给了一个外部财务顾问，对吗？

答：你能具体一点吗？

问：当然。Eric Mark 是谁？

答：Eric Mark 是我工作的分行里的一个财务顾问。

问：你和 Mark 先生以及王女士，或者说金泉账户，也就是 GTV 账户，做了什么？

答：我请他与 James 联系，看看是否有大账户的机会。

问：你请他联系 James 而不是王女士；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是的。

问：一旦你把他们联系起来，你从他那里得知有某种调查，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花旗银行信任的某人那里得知了这个调查，对吗？

答：从 Eric Mark 那里，是的。

问：你信任 Mark 先生，对吗？

答：在什么方面？

问：他是你的同事，对吗？

答：是的。

问：你信任他给你的信息，对吗？

答：你什么意思？

问：他告诉你这些公司可能在接受调查，你信任这个信息，对吗？

答：他给了我这个信息。

问：对。对不起。

答：他给了我信息，但你说的信任是什么意思？

问：你认为这个信息是正确的，对吗？

答：我只是得到了信息。

问：有人告诉你你正在来往的公司在接受调查，而你作为银行家只是保留了 this 信息，没有做更多的事？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歪曲了证词。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对此做了什么？

答：只是查看了一下，看到了一篇文章。

问：你查看了一下，看到了文章？

答：是的。

问：然后你继续和王女士来往？

答：是的，那是一个调查。

问：你没有向花旗银行的合规部门报告，对吗？

答：没有。

问：尽管你转到了医疗保健部门，你还是继续和王女士交谈，对吗？

莫里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哈立德先生，在 2020 年，能公平地说你自己有一些财务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你能大声点说吗？

答：是的。

问：可以公平的说说你有财务问题吗？

答：是的。

问：你在 2018 年宣告破产，对吗？

答：对。

问：那是在纽约东区，布鲁克林，对吗？

答：不对。

问：那是在什么地方？

答：长岛艾斯利普。

问：仍然是在东区的管辖范围内，对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那个破产案的受托人在 2018 年 2 月 16 日申请驳回该破产案，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驳回是因为你没有按时支付与破产相关的费用，对吗？

答：那是因为提交了不正确的文件，所以他们驳回了。

问：对不起。

答：提交了不正确的文件。

问：是你提交了不正确的文件还是其他人？

答：我的律师。

问：你的律师提交了不正确的文件，所以破产被驳回。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你是相信还是确定？

答：我认为是因为这个原因被驳回的，是的，因为不正确的文件。

问：好的。法院在 2018 年 11 月 21 日驳回了另一个破产案，对吗？

答：对。

问：那也是因为你没有按约定向债权人支付款项，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歪曲了之前驳回的原因。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为什么那个破产案被驳回，先生？

答：同样的原因。

问：哦，你的律师又犯了错误？

答：是的，就在一个月之后。

问：所以第一次是律师的错误。现在是同一个律师还是你换了律师？

答：我想我还是用了同一个律师。

问：所以这次你又犯了第二次错误？

答：我相信是的。

问：第二次之后你还继续用他作为你的律师？

答：是的。

问：所以你第二次之后还继续用他，然后破产案在 2019 年 2 月再次被驳回，对吗？

答：这是一个破产案，所以不是三个单独的。就是一个破产案一直在进行。

问：对。它一直在进行是因为你没有按照破产计划向债权人支付款项，对吗？

答：不，它一直在进行到现在。就是它一直在进行。你提到的那三个是一个。

问：你欠别人钱，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支付，对吗？

答：现在我支付了，是的。

问：你什么时候支付的？

答：通过破产程序。

问：2024 年？

答：还剩两次付款。

问：好的。所以你还没有全部支付，对吗？

答：还剩两次付款。

问：还剩两次付款，意味着你还没有支付完，对吗？帮我理解一下。

答：是的，还剩两次付款，全部欠款的 100%。

问：所以你还没有支付完，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还没有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法官说：反对有效。他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问：今天坐在这里，你的证词是破产受托人在 2023 年 12 月 21 日没有申请驳回这些破产案，对吗？

答：2023 年 12 月，是的，还剩两次付款。

问：那 2024 年 3 月 25 日呢，你记得破产受托人最近在 2024 年 3 月 25 日因未付款而驳回破产案吗？

答：是的，我没有支付最后两次付款。

问：从 2018 年到 2020 年期间，你一直受雇于花旗银行，对吗？

答：对。

问：你没有告诉花旗银行你在破产，对吗？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告诉破产受托人关于这 270 万美元的判决？

答：什么？

问：关于这 270 万美元的判决，你有没有告诉破产受托人？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歪曲了 270 万美元的事实。

法官说：你可以问他是否告诉破产受托人 270 万美元的义务。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答：没有。

问：你不是有义务这么做吗？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

答：不知道。

问：你还在用之前的律师吗？

答：是的。

问：你有没有跟他确认你是否有这个义务？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我继续问别的问题。

问：在 2020 年 6 月，花旗银行本身对 GTV 和 Saraca 的账户采取了不利行动，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 2020 年想离开花旗银行，对吗？

答：对。

施洛夫律师继续问：

问：是你向王女士寻求工作机会的，对吗？

答：不是。

问：你向她询问了开设咨询公司的可能性，对吗？

答：这是讨论过的，不是我问的。

问：如果你没有告诉她，你想开一家咨询公司，她怎么会知道呢？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告诉她你想开设一家咨询公司，对吗？

答：讨论过。

问：你之前经营过自己的公司，对吗？

答：是的。

问：但那家公司没有成功，对吗？

答：对。

问：你想再试一次，对吗？

答：是的。

问：你想要一个国际客户群，对吗？

答：是的。

问：王女士和她的公司提供了这个机会，对吗？

答：是的。

问：你提出了建议，但她拒绝了你，对吗？

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问：对不起？

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问：你说，你能和我一起成立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吗？她说不，对吗？

答：不。

问：好的。然后你问她是否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在 GTV 工作，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告诉她我可以帮你开设银行账户，对吗？

答：我不记得这些具体的话。

问：你给她发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你和她通过 iPhone 发信息，对吗？

答：对。

问：你和她通过 Signal 发信息，对吗？

答：对。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认为王女士对她的员工很关心，对吗？

答：她表现得很关心，是的。

问：你作证了你所作证的内容，先生。我只是问你，当时你的印象是这样，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带有争论性。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继续问其他问题。

问：当时你的印象是这样，先生？

答：对什么的印象？

问：对她是一个关心人的印象。

答：当时是的。

问：好的。你问她能否为你安排在 GTV 的工作面试，对吗？

答：不是我问的，是讨论过，她问我的。

问：讨论过，但她问你；这是你的证词。

答：是的，这是——这是一个讨论，有来有往的。

问：好的。无论如何，你进行了面试，对吗？

答：非常不正式的，是的。

问：和谁进行的非正式面试？

答：和王雁平。

问：和王女士？

答：是的。

问：面试在哪里进行，先生？

答：在联排别墅，东 64 街 162 号。

问：让我问你这个问题。在你和莫里律师的 19 次会面中，你曾经称东 64 街的建筑为联排别墅吗？

答：是的。

问：真的。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问：在所有的——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我继续问其他问题。

法官说：请不要说“真的”。继续。

施洛夫律师说：对不起，法官大人。

问：在你和王女士谈论见面的所有时间里，她曾经把东 64 街的建筑称为联排别墅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你相信是？

答：是的。

问：好的。当你进入建筑时，你看到的那个标志是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你能给他看一下吗？

答：大标志？你是什么意思？在哪里？

问：我要——让我给你看一张照片，可以吗？

答：当然。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没有证物编号，但我用 7001，辩方证物 7001。

法官说：好的。

问：你看到了吗？

答：看到了。

问：认得吗？

答：是的。

问：那是什么，先生？

答：那是一个很小的标志，叫喜马拉雅大使馆。

问：你在哪里看到那个标志？

答：就在这里。

问：不，不。现实中，你在哪里看到那个标志？

答：你什么意思？

问：你还在哪里看到过这个标志？

答：在那栋建筑上。

问：在那栋建筑上，对吗？

答：是的，在门旁边。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请求将 7001 作为证据接纳。

莫里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接纳为证据。

(辩方证物 7001 被接纳为证据)

问：他们把这个建筑称作这样，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能向陪审团展示一下吗？

答：你在问我吗？

问：对不起？

答：你在问我吗？

问：是的。

答：他们把这栋建筑称作这样？

问：是的。

答：不。

问：那么在你进入建筑时，你看到这个标志，对吗？

答：“他们”是谁？

问：东 64 街是一栋建筑，对吗？

答：是的。

问：莫里律师给你看过这栋建筑的照片，对吗？

答：对。

问：在你们 19 次准备的时候，她向你展示了这些照片，对吗？

答：对。

问：她从未向你展示过这张照片，对吗？

答：没有，我没看到过。

问：对。这张照片中的“喜马拉雅大使馆”出现在那栋建筑上，对吗？

答：在那栋建筑的门旁边。

问：在那栋建筑的门旁边。

答：对，在那栋建筑的门旁边。

问：对。东 64 街，对吗？

答：东 64 街 162 号。

问：对。任何人想在那里见面，他们会说，我们在使馆见面，对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那栋建筑被称为使馆，而不是有人称它为联排别墅，对吗？

答：不是。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问：你在东 64 街的这栋建筑里进行了面试，对吗？

答：是的。

问：王雁平也在那儿，对吗？王女士？

答：对。

问：她为了面试穿得正式，对吗？

答：她穿得很普通。

问：你穿了一套西装，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一次工作面试，对吗？

答：不。这更像是一次——一次会议，就像我说的，一次非正式的会议。

问：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但你给她发了简历，对吗？

答：她要的，是的。

问：所以你发了，对吗？

答：我发了。

问：在发之前，你更新了它，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她在面试中和你一起看了你的简历，对吗？

答：不记得了。

问：问你履历的问题，对吗？

答：没有。

问：没有。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有问题在等待回答吗？

法官说：问题是什么？

问：先生，这次面试是在几月份，你还记得吗？

答：我想是在6月。

问：2020年6月，对吗？

答：是的。

问：疫情仍在蔓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去进行了面对面的面试，对吗？

答：再次说明，这是一次会议。我去开了一个会议。

问：你去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议，对吗？

答：是的。

问：之后有跟进吗？你称之为会议，我称之为面试，但之后有跟进，对吗？

答：跟进什么？

问：那次面试之后。

答：在什么意义上？

问：好吧，你在第一次非正式讨论中得到了工作吗，就像你说的？

答：是的，我得到了工作邀请。

问：你当场得到了工作邀请。

答：不。

问：是还是不是？

答：不，不。

问：不。

答：不。

问：好的。所以他们——首先你说是，然后你说不，所以我要确保是哪一个。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反对。这歪曲了证人的回答。

法官说：你在第一次会议上得到了工作邀请吗？

证人：没有。

问：好的。所以他们把你带回来了，对吗？

答：没有。

问：他们安排了第二次会议吗？

答：是的。

问：第二次会议在哪里？

答：是通过 Zoom，Zoom 或 WhatsApp，或者——通过 Zoom，一次视频通话。

问：一次视频会议？

答：一次视频通话，对。

问：好的。无论是带你回来进行面对面的会议还是通过 WhatsApp，他们带你进行了第二次面试，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歪曲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好的。Zoom 会议是为了什么？

答：王雁平想让我见郭文贵。

问：还有谁在会议上？

答：在通话中，只有王雁平和郭文贵和我。

问：好的。你见到了郭先生吗？

答：在通话中，是的。

问：你能看到他的脸吗？

答：是的。

问：所以这不是一次电话，而是一次视频，对吗？

答：那是我指的，视频通话。

问：所以在这次视频通话中，郭先生问了你问题，对吗？

答：我不记得他是否问了问题。

问：根据你的说法，多少天后你得到了工作邀请？

答：我不知道——我不记得确切的天数。

问：好的。你记得和王女士谈过你的薪水吗？

答：有一点，是的。

问：嗯，实际上是很多次来回，对吗？

答：我不确定是不是很多。我不知道确切的来回次数。

问：你和她短信沟通，对吗？

答：是的。

问：你和她通过短信讨论了你的薪水金额，对吗？

答：是的。

问：你想要一个具体的数字，而她一开始不会给你，对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对。实际上，你发短信告诉她，你被认为是花旗银行的顶级银行家之一，所以她应该给你你要求的薪水；记得吗？

答：原话不是这样。我不记得了。

问：对不起？

答：我不记得原话了，不。

问：但大意是这样的，对吧？

答：大意是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问：你告诉她你被认为是花旗银行的顶级银行家之一，对吗？

答：再说一次，我不记得确切的话。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吗？

法官说：可以。

问：这有助于你回忆吗，哈立德先生？

答：是的。

问：那么你向她推销为什么你应该得到你想要的薪水，对吗？

答：再说一次，我不会称之为推销。

问：好的。你会怎么称呼它？

答：我只是想问，他们将为提供的这份工作是否有保障？

问：好的。那我们谈谈这个。你问了她这个问题，对吗？

答：对。

问：她告诉了你什么？你记得吗？

答：她说，如果你想要安全感，留在花旗银行。

问：没错。她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安全感，你应该留在花旗银行，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继续与她谈判，对吗？

答：我继续和她谈，是的。

问：我没听清楚。

答：我继续和她谈。

问：但你不仅仅是和她谈，你还和她谈了薪水金额，对吗？

答：金额是讨论过的。

问：对。你告诉她你会放弃花旗银行的奖金，所以她应该给你 70,000 美元来弥补失去的奖金，而她说不，对吗？

答：我告诉她关于奖金的事，是的。

问：你告诉她你想要两个月的签约奖金；你对王女士说了，对吗？

答：可能说过，是的。

问：而她说不，对吗？

答：我不记得她的确切回答，但我没得到那个奖金，是的。

问：你没得到，对吗？

答：没有。

问：她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工作保障，你应该留在花旗银行，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已经问过并回答了。

问：她所有的问题都诚实回答了，对吗？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认为王女士回答“留在花旗银行”这个问题是诚实的吗？

答：我不知道是否诚实。

问：好的。尽管她的告诫，你还是决定接受这份工作，对吗？

答：尽管什么？

问：尽管她的告诫，你还是决定接受这份工作，对吗？

答：你能解释一下“告诫”是什么意思吗？

问：没关系。我继续。你告诉王女士你会接受这份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她把你介绍给了 Grace Yong，对吗？

答：对。

问：那是因为你还有更多的问题，对吗？

答：不。她只是把我介绍给她。

问：你问了她关于你在 GTV 角色的问题，而她告诉你，找 Grace Yong，对吗？你记得吗？

答：不记得。

问：好的。Yong 女士在人力资源部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她回答了你的问题，对吗？

答：她给了我工作范围。

问：你形容你与她的对话是一次很好的对话，对吗？

答：我告诉她——我告诉她我和她有一次很好的对话。

问：你接受了工作邀请，对吗？

答：对。

问：你没有得到你要求的薪水，对吗？

答：没有。

问：对，你没有得到，对吗？我只是想确保语法正确。你要求更多，最后同意了 350,000，对吗？

答：我同意了 350,000，对。

问：对。但你要求更多，对吗？你要求 450,000，你得到了 350,000。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金额，但肯定超过了 350,000，是为了奖金。

问：你接受了这份工作，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已经问过并多次回答。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我没听到答案，但我继续。

问：在 2020 年 7 月 7 日——2020 年 7 月 10 日，王女士联系你，问你是否已经辞职花旗银行，对吗？

答：她可能有。我不记得了。

问：这能帮助你回忆吗，哈立德先生？

答：是的。

问：她问你是否提交了辞职信，对吗？

答：对。

问：你说，还没有，对吗？

答：对。

问：你从未对她说，我现在不会辞职、我会继续在花旗银行工作，以防万一，对吗？

答：没有。

问：实际上，你回复她说你还需要完成一些事情，对吗？

答：对。

问：你在拖延，对吗？

答：我在什么？

问：没关系。我继续。你开始在东 64 街工作了，对吗？你昨天说的？

答：是的。

问：莫里律师问你描述你在那里的前几天，对吗？

答：对。

问：你描述它们为混乱或奇怪，对吗？

答：我说的是奇怪，不是结构化的。

问：好的。我们来谈谈这个。当你在 10 月 30 日之前在东 64 街工作时，你在做两份工作，对吗？

答：对。

问：好的。花旗银行给你工作手机了吗？

答：我不认为有。在那个时候没有。

问：在 2020 年 7 月，花旗银行没有给你工作手机，对吗？我只是想确保我理解正确。

答：我不记得了。

问：好的。所以你在花旗银行的工作时间是 9 点到 5 点，对吗，而在东 64 街也是 9 点到 5 点，对吗？

答：9 点到 5 点，对。但那是疫情期间。

问：好的。但你仍然要对一份工作负责七小时，对另一份工作也要负责七小时，对吗？

答：这不是按小时算的工作。

问：如果你不为公司工作，你就不会拿薪水，对吗？因为那是盗窃。

答：我在工作，但再次说明，这不是按小时算的工作，不是七小时和七小时。

问：所以大约三个月里，你每天工作 14 小时；这是你的证词吗？

答：不。是两个月，是的。

问：所以两个月里你每天工作 14 小时。让我这样问：如果有一天你在东 64 街，而花旗银行的员工或客户打电话给你，你会如何优先处理？

法官说：我希望律师们到前面来一下。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法官说：你在问他关于工资盗窃的问题，他有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所以我必须告知他他的权利。

施洛夫律师说：您可以。我没有异议。我是说，但他确实偷了。

法官说：好吧，这属于州级犯罪。我不认为他的豁免权——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异议。他向我们披露了。这在他的直接证词中提到过。我们认为这在他的不起诉协议范围内，涵盖了他在郭文贵和王女士期间的所有行为。

法官说：但不包括州犯罪。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他应该被告知，因为这是州犯罪。

莫里律师说：通常情况下，法官大人，对于我们的不起诉协议或我们签订的任何协议，州犯罪、超出时效的犯罪等都不在问题之列。他在签订不起诉协议时得到了律师的建议。我们不知道那些谈话的实质，但他确实在签订不起诉协议前咨询了律师，并且他向我们披露了，我们在直接询问中提到过。

卡马拉珠律师说：所以我只想指出，我认为他的不起诉协议，像所有的不起诉协议一样，明确表示他们不能为其他联邦办公室或州当局的刑事起诉提供保护，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明确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那么我必须告知他他的权利并为他提供律师。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如果可以的话，他在这里的证词有律师代表。

法官说：但他有律师在场吗？

芬克律师说：我不知道这个。

莫里律师说：我不认为是这样。

芬克律师说：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当我们的办公室提供不起诉协议时，他们也可能面临州犯罪的风险。这经常发生，无论是家庭暴力还是打架之类的。他已经决定签署不起诉协议，并且明白他需要在交叉询问、直接询问和法官面前，完全诚实地回答所有关于他行为的问题，我们认为不需要进行任何这样的指导，如果确实要进行——我们会记录反对——应该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法官说：这部分我明白了。

芬克律师说：坦率地说，法官大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人们有风险，但他们签署不起诉协议。虽然我理解辩护律师在为证人着想，但我认为在这里没有必要，这是非常标准的做法。

检方费根森律师说：我补充一点辩方律师卡马拉珠律师关于协议内容的观点。正如芬克律师所说，每个协议都涵盖了联邦犯罪，但很难想象会有什么联邦犯罪不会同时也是州或地方犯罪，对吧？所以协议中说，我们不能正式为你提供这方面的保护，但如果你要求，我们会向任何其他起诉办公室提及你已经与我们办公室就此行为签署了不起诉协议。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对不起。我认为这个问题在 Kastigar 案中已经解决了，Kastigar 案明确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尽管签署了不起诉协议，他仍然有关于州犯罪的第五修正案权利。所以我认为法官完全可以——坦率地说，很有道理——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告知他。但他们不能为州犯罪提供豁免，而这显然涉及到——

费根森律师说：每个合作者都是这样——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对每个合作者都适用。

费根森律师说：这从未发生在每个合作者身上。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是法律。

法官说：好吧，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位曾经在州法院任职的法官。所以我的问题是：除了这个关于工资盗窃的领域外，你还打算提到其他任何州的犯罪吗？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我不认为有——其实，稍等一下。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此刻没有，法官大人。我看一下她的提纲，以确保没有其他问题，但我认为答案是没有。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有一大堆支票跳票，但我不认为有其他州犯罪。我认为这些都是联邦犯罪。所以我不认为有。但我愿意再确认一下。

芬克律师说：我甚至不确定这是否算是工资盗窃，但我明白了。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法官对此非常熟悉，所以——

芬克律师说：我显然不会——我不会参与这个竞争，所以记录上应该清楚。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知道。我有点怀念在州法院的日子。我得告诉你，中心街100号比这里有趣得多。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您现在打算让陪审团退场吗，还是——

所有律师说：嗯，她会检查她的提纲。这是我的理解。

卡马拉珠律师说：哦，我误解了你的意思。我会快速看一下以确认。

法官说：好的。

(暂停)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打算在他的酒驾或吸食大麻问题上进行交叉询问，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了。

法官说：好吧，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我也需要休息一下。

法官说：我要去找一个 CJA 的人，然后我们继续，你可以转到另一个主题。

芬克律师说：他有律师，聘请的律师。我们当然可以让他打电话给他的律师，而不是 CJA。我相信他会有空。他知道他要作证。

莫里律师说：我的理解是他知道他要作证。他只是昨天和今天不在州内，无法到场。

法官说：他的律师是谁？

莫里律师说：James Pascarella。

施洛夫律师说：他还有 Ezra Spilke，对吧？作为他的律师？

莫里律师说：以前是。

施洛夫律师说：他在 CJA 小组。也许他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两个。我们对他打电话给谁没有异议。

莫里律师说：我认为我们首先建议他联系 Pascarella 先生，但我们很乐意这样做。

法官说：那么你将转到另一个主题。看来他明天会回来。

莫里律师说：你还有多久？

施洛夫律师说：哦，我有——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可以说他明天会回来。

莫里律师说：我们可以讨论这个——

法官说：我会在 3 点前停止，因为我必须在 3 点前完全结束，所以——

施洛夫律师说：好吧，我以为我们明天会到 3 点，而不是今天。

法官说：抱歉。我说的是 2 点 45 分前。

芬克律师说：那么我们可以释放今天在这里的另一位证人吗？

施洛夫律师说：当然。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

(回到公开法庭上)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继续吗？

法官说：你可以。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如果我可以展示标记为政府证物 BR399 的文件。

辩方施洛夫律师继续提问：

问：哈立德先生，你记得昨天作证提到这个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莫里女士问了你关于第 5 段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第 5 段，你能读一下那一行给我听吗，“股权赠与将”。

答：“股权赠与将受制于归属要求。”

问：好的。你还记得昨天你在直接询问时作证说，实际上你并没有得到这个合同为你提供的任何股权或股份，对吗？这是你说的？

答：是的。

问：你履行了这个合同的归属要求吗？

答：不清楚归属要求是什么。

问：你在那里工作了多久？

答：差不多一年。

问：差不多一年？几个月？

答：11个月，差不多这样。

问：那少于一年。你在宣誓下说你不知道归属要求是什么，对吗？

答：对。

问：你知道归属要求是什么吗？

答：不知道。

问：好的。所以当你昨天告诉陪审团你没有得到任何股份时，你其实并没有资格得到股份，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根据这个第5段，你有资格得到任何股份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他说他不知道。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对归属要求的理解是什么？

答：应得的。

问：对不起？

答：应得的权利。

问：应得什么？

答：应得权利要求。这就是我对归属的理解，就是应得的权利。

问：对。所以在你归属之前，你什么也得不到，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已经问过并回答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顺便问一下，当你离职时，你有进行离职面谈吗？

法官说：离开哪里？

问：你的工作？

法官说：哪里？

问：在 GTV。你有进行离职面谈吗？

答：我没有离职。

问：你没有离职？发生了什么事？

答：他们——他们让我走。

问：他们解雇了你？

答：他们说公司关闭，不再需要我。

问：只有你被告知这个，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Gladis 还在那儿工作，对吗？

答：我不知道 Gladis 在哪里工作。

问：杨女士还在那儿工作，对吗？

答：我不知道谁还在那儿工作。

问：Alex——不是现在。我指的是当你被解雇时。他们还在那儿工作，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对这个描述有异议。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好的。当你被解雇时——这是你用的词，对吗？让你走人，对吗？

答：对。

问：好的。杨女士仍在那里的 HR 部门工作，对吗？

答：也许吧。

问：也许？好的。那亚伦·米切尔呢，他还在那里工作吗？

答：具体指哪里工作？

问：东 64 街。

答：在那栋楼里？

问：是的。

答：在那栋联排别墅里？

问：那是你说的，我只是问你关于东 64 街的事。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亚伦·米切尔仍在那儿工作，对吗？

答：他仍为家族办公室工作。

问：顺便问一下，丹·波达斯基是谁？

答：丹·波达斯基？

问：是的。

答：我加入 Saraca 时他是内部律师。

问：在哪个公司内部，为谁工作？

答：他为法治基金工作。

问：根据你的说法，他在东 64 街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你被解雇后他仍在那里工作，对吗？

答：不。

问：他在你被解雇时不在那里工作？

答：不。

问：好的。那亚历克斯·H 呢？

答：我失去了联系，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继续在那里工作。

问：好的。但在你被解雇的那天，亚历克斯·H 还在那里，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在直接询问中，你被问到许多实体，包括莱克星顿物业，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你被问到 Lamp，对吗？

答：对。

问：你还被问到 Jovial，对吗？

答：对。

问：可以公平地描述这三个实体为家族基金实体吗？

答：你说的家族基金实体是什么意思？

问：当你作证关于家族基金时，你的意思是什么？

答：不。答：你什么意思？你指的作证的家族基金是什么？你能不能——

问：昨天在直接询问时，当莫里律师问你关于家族基金的问题时，你回答了这些问题，对吗？

答：你的问题不清楚。

问：你昨天在这个法庭上作证了？

答：是的。

问：你作证关于家族基金，对吗？

我再试一次。你作证关于家族办公室，对吗？你至少记得这个？

答：家族办公室？

问：是的。

答：是的。

问：好的。你理解的家族办公室是什么？

答：一个处理家庭费用、投资的实体。

问：哪个家庭？

答：你在问我家族办公室？这是家族办公室——在这个例子中，是郭家。

问：郭家，对吗？

答：对。

问：莱克星顿物业是一个支付郭家费用的实体，对吗？

答：对。

问：它不支付费用？

答：不。莱克星顿物业是支付员工和租金的。

问：好的。包括谁的租金？

答：我不知道。我没有具体管理——

问：所以你不知道？

答：——交易。

问：对不起？

答：交易。我不知道。

问：好的。所以你不知道哪些交易，对吗？

答：具体的交易，不知道。

问：你不——你知道一般交易吗？不知道，对吗？

答：一般来说，是为在联排别墅工作的员工。

问：你有没有看过莱克星顿物业的任何文件？

答：看过成立文件，是的。

问：你看过他们的日常工资单吗？

答：没有。

问：你看过他们的银行账户吗？

答：没有，具体来说没有。

问：你不知道进来的钱是什么，对吗？也不知道出去的钱是什么，对吗？

答：对。

问：我们来谈谈 Lamp。Lamp 做什么的？

答：同样的事情。有人告诉我 Lamp 是为单独的实体支付费用的。

问：为单独的实体还是为郭家？

答：为郭家拥有的实体。

问：Lamp 为郭家拥有的哪些实体支付费用？

答：有很多实体。我不——

问：举一个名字。

答：我不记得了。你可以给我看。

问：对不起？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不记得，对吗？

答：对。

问：好的。你作证提到过一家叫做 Regus 的公司，对吗？R-E-G-U-S？记得吗？

答：Regus，是的。

问：你作证说你通过他们租用了虚拟办公室空间，对吗？

答：对。

问：虚拟办公室空间没有什么非法的，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他不能发表法律结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租用了虚拟办公室吗？

答：是的。

问：你签了租约吗？

答：他们不叫租约，是协议。

问：对不起？

答：不是租约，是协议。

问：好的。

答：就像，你知道——

问：谢谢。所以你签了协议，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也为其他实体签了虚拟——我不知道，如果不是租约——我猜是虚拟空间的协议，对吗？

答：为其他实体，是的。是的。

问：是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昨天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这样做是为了显示 Saraca、GTV 和金泉之间的分离，对吗？

答：不同的地址，是的。

问：对。地址是你选的，还是别人选的？

答：对于莱克星顿，安东尼希望它靠近，这样他们可以取邮件。

问：我的问题是：地址是你选的，还是别人选的？

莫里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了，法官大人。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施洛夫律师说：对不起。有人能帮我读一下回答吗？

(记录读出)

施洛夫律师继续问：

问：所以是安东尼·迪巴蒂斯塔希望地址靠近，这样他可以取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你和安东尼·迪巴蒂斯塔谈了选哪个地址，对吗？

答：对。

问：你和他一起选了地址，对吗？

答：他让我找一个靠近的地址，那位置是离联排别墅最近的。

问：你照办了，对吗？

我们继续。在你开始工作之前，没有虚拟办公室，对吗？

莫里律师说：请澄清“那里”在哪里。

施洛夫律师说：哦。在东 64 街。

法官说：但在美国没有虚拟办公室还是——

施洛夫律师说：不，不。在他到那里之前，任何 G 实体都没有虚拟办公室。对不起，法官大人。那是个糟糕的问题。抱歉。

答：我不会知道。

问：但你会知道的，因为如果他们已经有虚拟办公室，你就不需要再去租了，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在你签署虚拟办公室协议之前，你检查过这些实体之前没有虚拟办公室，对吗？

答：是的。它们是新的实体，莱克星顿是新的，所以——

问：Lamp 呢？

答：不记得了。

问：Jovial 呢？

答：什么意思？

问：一个你为其租用虚拟办公室的实体。

答：我不认为我们为 Jovial 租过虚拟办公室。

问：好的。所以你的证词是你只为 Lamp 和莱克星顿租用了虚拟办公室。

莫里律师说：反对。这不是他的证词。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为哪些公司租用了虚拟办公室？

答：G Music。

问：在你为 G Music 租用虚拟办公室之前，它在哪里？

答：我不知道。

问：它在东 64 街，对吗？

答：不。

问：你刚才说你不知道，但你知道它不在东 64 街。

答：我知道它不在 64 街，但我不知道它还有其他什么地址。

问：G Fashion 呢？

答：哪个 G Fashion？有很多。

问：你为 G Fashion 开设了多个虚拟办公室吗？

答：我知道，但你问的是哪个 G Fashion？

问：我只问你为哪个 G Fashion 开设了虚拟办公室。

答：在美国的 G Fashion 在加州有一个办公室，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虚拟办公室。

问：G Fashion 从加州搬到纽约，对吗？

答：再说一遍，哪个 G Fashion？

问：然后它从纽约搬到意大利，对吗？

答：我不知道。

问：谁签署了虚拟办公室的协议？

答：我不记得了。可能是我或王雁平。我不确定。

问：现在你作证说过一个叫做 Crane 的实体，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在与王女士和一位内部律师讨论后创建了这个实体，对吗？
这是你的证词？

答：对。

问：哈立德先生，可以说是你选择了 Crane 这个名字，对吗？

答：这是建议给王雁平的，她批准了。

问：哈立德先生，实际上是你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你认为这是一个幸运的鸟来命名你的公司，对吗？

答：是的，中国的。

问：对。王女士与选择这个名字没有关系，对吗？

答：它与中国有关系。

问：我问的不是这个。我的问题是：王女士与你选择这个名字无关，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是对证词的误述。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施洛夫律师说：能请您再读一遍给他听吗？

法官说：请读。

(记录读出)

答：她批准了这个名字。

问：你认为选择和批准之间有区别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所以是你选择了名字，然后她批准了，是这样吗？

证人说：是的，我建议了这个名字，她批准了。

问：你有通过邮件告诉她这个名字吗？没有，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你从未通过短信告诉她这个名字，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

问：当你去注册公司的时候，她从未和你一起去，对吗？

答：我们是在网上完成的——是我在网上完成的。

问：当你在网上完成注册时，她并不在场，对吗？

答：没有。

问：她与你支付这家公司的费用没有关系，对吗？

答：你说的没有关系是什么意思？

问：实际上，哈立德先生，你是否认同这样说：她根本不在乎你是否开设了Crane公司？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他不能作证她的感受。

问：谁控制 Crane？

答：在什么情况下？

问：在什么情况下？

答：是的。比如说，你指的是什么？

问：谁拥有 Crane？

答：我在法律文件上拥有。

问：还有其他方式拥有 Crane 吗？

答：在法律文件上，没有。

问：还有其他方式拥有 Crane 吗，除了在法律文件上？

答：没有。

问：你昨天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通过这个 Crane 实体你打算申请银行执照，对吗？

答：对。

问：你的想法是你想要获得实际银行的执照，对吗？

答：对。

问：你还考虑过想要获得在线数字银行的执照，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吗？

问：当然。你也希望或打算设立一个在线数字银行，对吗？

答：对。

问：作为一名有至少十年经验的银行家，你是否知道宣布破产的人无法获得这种许可证？

答：我不这么认为。

问：你不认为——你认为一个正在申请银行经营许可证的人，即使处于个人破产状态，也不会被自动取消资格。

答：不。我不知道这一点。

问：你不知道这一点。

答：我不确定。

问：你不确定。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答：不。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有没有调查过，你现在所处的个人破产状态是否会使你失去拥有银行的资格？

答：我们咨询的律师认为这不会是个问题。

问：你告诉律师你在破产状态吗？

答：是的。

问：你告诉了哪些律师？你告诉了 Victor Cerda 你在破产状态吗？

答：是的。

问：你在申请银行执照时告诉了 Victor Cerda 你在破产状态吗？

答：是的，他知道的。

问：你告诉王女士，王雁平，在你申请银行执照时你在破产状态。

答：是的。

问：你的证词——你是否也将这些信息告知了郭文贵？

答：是的。

问：你是什么时候向王雁平透露这个信息的，是在接受这份工作之前还是之后？

答：之后。

问：所以你接受了一份工作，没有告诉她你在破产中，然后之后才透露给她。

答：是的。

问：什么时候？

答：2020 年 10 月。

问：2020 年的什么时候？

答：10 月。

问：2020 年 10 月？

答：是的。

问：你在 2020 年 10 月告诉王女士你已经申请了个人破产。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已经问过并回答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她有没有问你关于破产的文件？

答：没有。

问：她有没有问你破产持续了多久？

答：没有。

问：她有没有问你欠破产受托人多少钱？

答：没有。

问：所以你告诉王雁平，你的雇主，你在破产中，她没有问你任何跟进的问题。

答：没有。她说她会在公司里再加一个人。

问：她会在谁的公司里再加一个人？

答：Crane。

问：但 Crane 是你的公司，对吗？

答：对。

问：她根本不能在你的公司里加人，对吗？

答：如果她要求我，我会的。

问：但她没有要求你，对吗？

答：一开始她有要求。

问：哦，她要求了你。而你说如果她要求你，你会做的，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做呢？

答：我本来应该和 Victor Cerda 一起创建它。

问：你的证词是 Victor Cerda 会和你一起创建公司？

答：是的，女士。

问：先生，实际上你和 Cerda 先生完全处不好，对吗？事实上，你们——

答：我们——

问：对不起？

法官说：让他回答。

答：我们一起去了波多黎各。

问：你认为因为你和 Victor Cerda 先生一起去了波多黎各，你们就处得好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这不是他的证词。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那是——

法官说：你和 Cerda 先生相处得好吗？

证人说：是的，我们相处得很好。

问：Cerda 先生在一次会议中称你为笨蛋，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不。

问：他有没有公开嘲笑你试图买一家银行却不知道你需要执照？

答：你什么意思？什么？你能重复问题吗？

问：当然。Cerda 先生有没有公开嘲笑你以为你可以在美国买一家银行？

答：我不记得了，不。

问：哈立德先生，可以说，除了你和 Cerda 先生一起去的那次旅行之外，你从未与他一起旅行过，对吗？

答：对。

问：你从未去过 Cerda 先生的家，对吗？

答：没有。

问：你从未被他邀请去参加社交活动，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相关性。

施洛夫律师说：他说他们是朋友。

法官说：不。他说他们相处得很好。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法官说：所以——

问：Cerda 先生从未邀请你参加过任何社交活动，对吗？

莫里律师说：同样的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Cerda 先生从未要求加入 Crane，对吗？

答：他打算加入。

问：他打算要求你？

答：那是计划。不是的，计划是他要加入。

问：他打算加入——

答：并成为 Crane 的一部分，对。

问：对不起？

答：他打算成为 Crane 的部分所有者。

问：Cerda 先生打算成为 Crane 的部分所有者。

答：是的。

问：你和 Cerda 先生有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对吗？

答：对。

问：你通过电话和他说过话？

答：是的。

问：你通过短信和他说过话？

答：是的。

问：你把所有这些文件都交给了政府，对吗？

答：这些信息都在证据披露中，我所拥有的所有资料中。

问：没有一封电子邮件、短信或交流能证实你今天在这里口头说的话，对吗？

莫里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从未向 Cerda 先生发送过加入 Crane 的提案，对吗？

答：提案？

问：是的。这是一个商业项目，对吗？有人要加入 Crane。

答：不，但我已经向他请求了加入所需的文件。

问：你从未——请听一下。你能听一下我的问题吗？

答：好的，继续。

问：我的问题是：你是否向 Cerda 先生发送过任何提案，邀请他加入你在 Crane 的工作？

答：如果你这么说，那就没有。

问：你是否向王雁平发送过任何提案，邀请她加入你在 Crane 的工作？

答：如果你这么说，那就没有。

问：你有所有这些录音的电话，对吗？

答：是的，有。

问：在这些电话中，你从未说过，知道吗，王雁平，你可以加入 Crane，对吗？

答：你是什么意思？

问：在这些你录音的电话中，你从未说过，王女士，来加入我，成为 Crane 的合伙人，对吗？

答：没有。

问：你从未在那些你决定录音的电话中对 Cerda 先生说过，对吗？

答：没有告诉他什么？

问：来加入我在 Crane。

答：在那些电话里没有。

问：在你录音的任何电话中，你从未邀请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加入 Crane。

莫里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现在停下来合适吗，还是我应该继续？

法官说：是的，现在停下来很合适。现在是 2:36。各位陪审员，我们今天会稍微提前结束工作。明天你们需要在 9:30 返回法庭，准备进入法庭。请记住，你们不允许在自己之间或与任何人讨论此案。不允许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此案。不要阅读、观看或收听任何涉及本次审判主题的任何来源的内容。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请坐下。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很抱歉。在您与证人讲话之前，我能否进行一个非常简短的边栏讨论？我只想分享一件事。

法官说：好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您之前问过是否有可能出现其他州法律犯罪问题。我们团队的一名律师提醒我，他确实在 Pax 诉讼中提交了一份宣誓书，我们可能会问他相关问题。我想如果他否认这里面某个陈述是不真实的，理论上这可能会引发问题，但我只是希望您在发布指示时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这样。

法官说：好的。

莫里律师说：我确认 Pascarella 先生可以与哈立德先生进行咨询。

法官说：好的。很好。

(回到公开法庭)

法官说：哈立德先生，我想告诉你一个我有的担忧。有人问你关于你同时为花旗银行和莱克星顿工作并领取薪水的时期的问题。你记得吗？

证人说：记得。

法官说：施洛夫女士开始问你是否每天为每个工作了七个小时，总共十四个小时。你与检方达成的协议，不起诉协议，涵盖联邦犯罪，但不涵盖州犯罪。如果一个人接受报酬但没有工作，比如说他们接受了薪水但一天工作为零小时，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盗窃行为。我提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你有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保护你不被自我归罪，这意味着你不能被强迫承认犯罪。所以我指示你与你的律师 Pascarella 先生交谈，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询问是否应该回答关于同时为花旗银行和莱克星顿工作的问题。此外，你可能会被问到你签署的宣誓书，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你是否讲了实话。同样，做虚假陈述可能构成州犯罪，你并不受到保护免于州犯罪。因此，我也希望你向他询问这方面的问题。你明白吗？这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

证人说：不。我不明白。

法官说：你可能记得在电视或电视转播的审判中看到或听到人们援引第五修正案的权利。当你援引第五修正案时，你是在说，“我主张我不自我归罪的权利。我说我不会承认犯罪。”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因为你不必这么做，你有权对此保持沉默。因此，关于你是否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了未完成工作的报酬以及你是否在宣誓书上不真实的问题，由于这些事情可能构成州犯罪，我希望你与 Pascarella 先生交谈，并请他就如何回答可能涉及这两个主题的问题提供建议。

证人说：好的。

法官说：你明白吗？

证人说：明白。

法官说：好吧。那么你在明天重新作证之前会和他讨论。

证人说：好的。

法官说：好的。谢谢你。你可以离开了。不要讨论你的证词。

莫里律师说：为了明确，法官大人，除了今晚与 Pascarella 先生讨论外。

法官说：哦，当然。我指示你和 Pascarella 先生讨论你的证词。

证人说：好的。谢谢。

法官说：好的。

(证人不在场)

法官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方没有了，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有的，法官大人。简短地说，政府也想与 Pascarella 先生谈话。我们不会讨论哈立德先生的证词内容。我们只是想确保他了解问题是什么——也就是 Pascarella 先生——这样他才能正确地给哈立德先生提供建议。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可以通过向 Pascarella 先生提供记录来实现。他可以看到记录，对吧？他们可以把记录发给他。

法官说：如果有的话。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提供。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想违反规则。我们显然不会和证人谈话，但我们有权与他的律师谈论他与我们的协议，他的律师。

法官说：是的。

芬克律师说：简短地说，我们想知道明天要准备多少证人，并且与各方关于下周日程安排的讨论相关，施洛夫律师能否提供一个估计她还需要多少时间进行交叉询问。

法官说：施洛夫律师。

施洛夫律师说：两个半小时。

法官说：你说两个半小时？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他整整作证了一天半。我是说——他也停顿很久。他停顿的时间很长，所以我打断了，然后她反对，说我打断了。

法官说：嗯，也有很多重复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在交叉询问中更有效率。

施洛夫律师说：我会尽力的，法官大人，但我确实认为“已问并回答”——我真的不认为我得到了答案，但我会尽量不重复自己。

法官说：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祝各位晚上愉快。

所有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休庭至 2024 年 6 月 12 日上午 9 点)

询问目录

询问: 页码

海特哈姆-哈立德

莫里律师直接询问2027

施洛夫律师交叉询问2085

辩方证物

证物编号. 采纳页码

70012129

DX-103392104

DX-605242092